

履三寶地

鞭鼓生



履三寶地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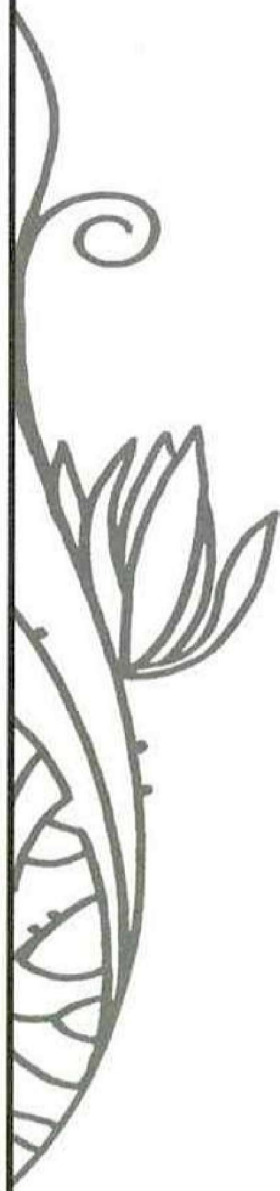
《履三寶地》是繼《選佛場》之後，集結筆者在《明倫月刊》所刊載的一百篇短文。再度承蓮友大德的厚愛，出資指定倡印流通。

時光如流水，一晃眼，又過了十年。看著《履三寶地》的初稿，筆者想往後還會有第三個十年嗎？唉！世事難料，無常的世間，無邊的煩惱，時時逼迫著昏惑的眾生。慶幸有緣可以「履三寶地」，透過佛陀智慧的指引和啟發，才勉強可以一步步拔除蔓生的無明草，跌跌撞撞地邁向阿彌陀佛的西方勝境。

《履三寶地》和《選佛場》一樣，都是取自佛陀經典或祖師、聖賢進德修業的勉語，藉此與讀者諸君互相切磋、期勉。每期也都承吳省常老師潤筆斧正，才定稿付梓。這樣一路走來，歲月悠悠，竟也二十年了。最後還是感謝《明倫月刊》的邀約撰稿，何宜倫學長的封面設計，讀者大德的支持厚愛。願與諸君一起履三寶地，勤種善根，厚培福田，一切輕安自在。阿彌陀佛！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三十日

鞭鼓生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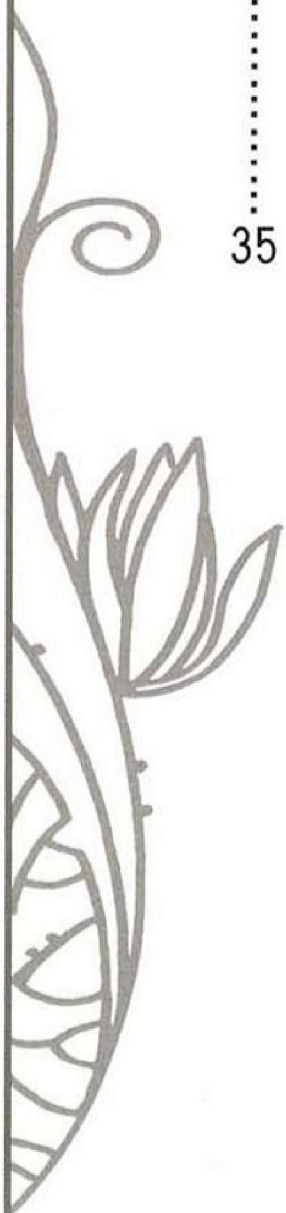


目錄

1、履三寶地·····	1
2、顛倒的時代·····	2
3、治習氣破塵網·····	3
4、但去凡情 別無聖解·····	4
5、過年·····	5
6、收心·····	6
7、正路·····	7
8、不以拙示人·····	8
9、君子非常人·····	9
10、火中蓮·····	10
11、一線光明·····	11
12、善護譏嫌·····	12
13、真實佛弟子·····	13
14、入三寶門·····	14
15、貼金·····	15
16、公安·····	16
17、善女人的藍天·····	17
18、莠莠之口·····	18
19、學問·····	19
20、追求完美·····	20
21、沒有失敗的菩薩·····	21
22、造口業的時代·····	22

23、尺香晤客的聯想·····	23
24、小蝦米的世界·····	24
25、失而復得·····	25
26、不要、不要·····	26
27、孤挺花·····	27
28、賣 苦·····	28
29、菩薩意·····	29
30、一碗稀飯·····	30
31、換個角度看生命·····	31
32、雙頭利鉤·····	32
33、晏子諫·····	33
34、踏實修行生活·····	34
35、再談實修·····	35

36、問 罪·····	36
37、信禽節雁·····	37
38、操持力·····	38
39、直心護道場·····	39
40、大 夢·····	40
41、望 道·····	41
42、世事如桑千萬樹·····	42
43、輕 忽·····	43
44、佛 光·····	44
45、竹 君·····	45
46、手筆功與真心地·····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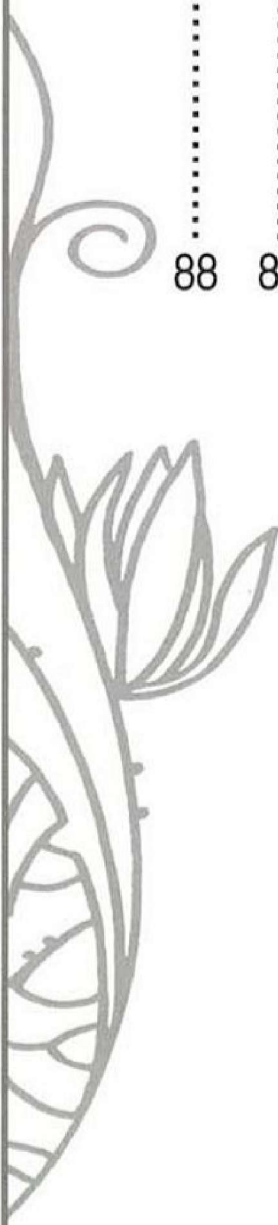
60、心靈的雕塑師·····	60
59、鷹哨響起·····	59
58、修行人的臉·····	58
57、鐵眼藏·····	57
56、小溝渠上的絲瓜棚·····	56
55、寒苦鳥·····	55
54、宿世虛緣·····	54
53、講經之地例禁募捐·····	53
52、妄念魔食糧·····	52
51、走出戲樣人生·····	51
50、認真座·····	50
49、還有多少力道·····	49
48、橫逆來磨·····	48
47、難逃鏡前影·····	47

74、瓶花·····	74
73、開悟·····	73
72、雨漏破屋·····	72
71、魯連風骨·····	71
70、文明病·····	70
69、三業行慈·····	69
68、榕樹下的老嫗·····	68
67、退轉容易發心難·····	67
66、春者·蠢也·····	66
65、純善人·····	65
64、世紀大悲劇·····	64
63、法輪·····	63
62、臨終一關·····	62
61、造業與轉業·····	61



88、成熟……	88
87、生命的盡頭……	87
86、五百元的測試……	86
85、道義無價……	85
84、叢林以無事為興盛……	84
83、風骨……	83
82、檢束身心……	82
81、裝作很幸福……	81
80、好嘴花……	80
79、以不貪為寶……	79
78、破窗效應……	78
77、諫臣爭友……	77
76、白雲悠悠 流水湯湯……	76
75、熱忙……	75

89、野草啊……	89
90、水多不飲……	90
91、拿著「憶佛」當飯吃……	91
92、召喚……	92
93、君子鳥……	93
94、偽字當道……	94
95、天地的傷口……	95
96、提持有道……	96
97、義和義和停爾鞭……	97
98、人命呼吸間……	98
99、護固慧命……	99
100、跳脫現實的苦難……	100



履三寶地

履三寶地，怎麼樣？不可空過。

佛門，是引導眾生出離生死的聖地，是要迴脫流俗知見，滌蕩顛倒習氣，澈底放下是非、人我、體面界牆、身見慢幢、愛染情性的淨域。因此出入佛門，要一次次、一番番地熄滅世法妄見，長養出世聖胎。

經上說，人道難生，佛乘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因此雪公常勸勉弟子：「已聞佛法，不可空過。」且讓自己靜下心來想一想，走在佛道上這些年，究竟對生死大事，有了多少把握？世間的財色名食睡，來到跟前，耽染依舊？攀緣如昔嗎？如果身處夢幻塵勞，還是載浮載沈，面對是非煩惱，還是脫卸不了，眼前活計，硬是糾纏不清，那豈不是任憑百千萬劫難遭遇的如來出世大法，在自己生命的流程裡，白白逝去！

唉！經上也曾說，佛不到世間，無人可得解脫。而佛真正到了世間，亦非人人可得解脫！即便是三寶弟子，讓佛法在譬爾邂逅中，擦肩而過的，比比皆是啊！

看世間那位眾生，不迷惑顛倒？既然身陷迷陣，那能成就什麼好事？是生死凡夫，總是終日在起惑、造業、受苦中流轉不息。而佛乃大醫王，出示甚難稀有的阿伽陀藥，只要眾生肯服，便可清醒，進而破迷啟悟，止歇狂心，終至離苦得樂。這天大的便宜，為何總是不撿？

眾生福報有厚有薄，少福之人，是無法聽聞佛法的，而佛弟子除修福行善外，還要努力修慧，否則種福享福，依舊散亂。即便是對佛法能夠接受了，境界卻未曾提昇，生不起歡喜心，昏沈便悄悄來襲。抑或稍有境界，能起覺悟，卻不守佛門規矩，以為來日方長，錯失種種修行機會，這心便自放逸去了，那麼，一旦懶惰為性，在斷惡修善上，便不會勇悍，這就成了「懈怠賊道心」了。因此只要有了散亂、昏沈、放逸、懈怠這四大魔障，遇到佛法，想不空過也難！所以凡履三寶地之佛徒，須猛念時值惡濁，身世無常，幻緣虛假，一旦失卻人身，三途便易入難出，今生不求度脫，千生萬劫，將復何期？豈可顛預空過？

顛倒的時代

雪公言：「現在是顛倒的時候，什麼樣的好事，一辦就變質。咱們團體，就希望你們保住真正的理論，求真正的道。能如此，才能對得起民族、國家及自己，修的法門，也才能成就，否則皆對不起。」

這是一九八三年，雪公在世時的開示。在十五年後的今天，世事人心的顛倒，較之當日，不知更加重了多少倍，每天翻開報紙，打開電視，人世間的顛倒事，便悚目驚心地震駭著你。唉！這世間怎麼以這樣悚人的速度在墮落呢？

顛倒的時代，就是貪瞋癡橫流的時代。人們以貪瞋癡在辦事，當然好事也會變成壞事。貪瞋癡，就像毒液一般，任何人隨著耽染的深淺，小則身敗名裂，大則家毀國亡。

唉！隨著人心的顛倒，眾生的福分也變得愈來愈薄了。看哪！大地在怒吼了，水不乾淨了，空氣也混濁了，陽光含著強烈的紫外線，雨水充滿著酸性，它們再也不溫暖和滋潤人們了！蔬果和食物殘存著農藥和化學添加物。而許多人模人樣堂堂皇皇的外表下，都裹藏著猛獸魑魅的狂野惑亂。齷齪的人心所變現的器界，當然是充滿荊棘和泥濘。渺小卑微的人類啊！你何以這般無知地在醜化自己，毀壞大地和滅絕後代呢！

醒醒吧！災難已經就在身邊了。我們要眼睜睜地看水流舟嗎？就這樣束手就擒，無力回天嗎？

至於什麼是真正的道，真正的理論呢？真正的道是亙古不變的聖言量，是佛陀和聖賢嘔心瀝血的言教與身教，只有它，才能夠讓人類的靈魂昇華，只有它，才能牽引著芸芸眾生，遠離顛倒夢想，免除貪瞋癡害，進而超出三界火宅，徹底獲得解脫自在。所以有心人的你，不論昔日是如何地在物慾中打滾，是如何地鄙視和冷默聖人的教化，只要此刻肯凝神定念，整飭身心，不畏孤寂地奉行聖人的誨諭，則自己這一期生命，終將是既崇高又聖潔，即此一生，自必成就有分！

治習氣破塵網

印祖說：「修道之人，以治習氣為修行第一步工夫，若能克除一分習氣，其工夫方始實得一分，否則有因無果，難得與佛相應也。」

治習氣——稍涉佛理之人，誰人不知？何人不曉？偏偏理上明白，事上顛倒，只要遇境逢緣，便迷糊地隨習氣牽引推墮，正當此時，果能覺察到習氣作祟，便叫工夫增進。然而多半人都是事前渾噩不知，事後懊惱不已。

要掙脫塵勞的罩網，是要有些力道的，就像那待孵的雞蛋，需要母雞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抱著覆著，一鼓作氣地，小雞才得破殼而出。如果母雞一面孵蛋，一面遊蕩，雞蛋在無法持久熱溫的情況下，小雞又何由得見天日？所以要出塵網，也得修行到一定的水準，這水準決不是只憑花拳繡腿，就可以打造得出來的，因為六道的銅牆鐵壁，不知要比蛋殼堅硬多少萬倍？

所以改習氣，是要痛下決心的。像戒煙，何以有人戒得成，有人戒了又犯，甚至一輩子都戒不了？須知世間的色聲香味觸法，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卻又察覺匪易，修行人在不覺之間，隨俗沾染。佳餚當前，偶而一嗜。好款衣物，聊表風格。華宅美屋，暫時休憩。精品雅物，稍事裝點。念頭微動，積少成多。咳！那來的工夫，講究出塵解纏呢？何況這些都是惡業的增上緣，千層錦套愈往裡攢，出塵的機會是愈加渺茫了。

慈舟大師說：「自己要深自省察自己，凡夫心中所想的事不想，凡夫作的事不作，凡夫說的話不說，即三業轉。先從身口意三業作起，口非佛法不說，身非佛法不作，心非佛法不想，這樣才能轉凡成聖。但還要時刻考察自己轉得動，轉不動？世間事引誘我，我斷盡沒有？還作不作？貪瞋癡還起不起？」何等懇切明白的指點啊！好話不在深淺，受用便是良言。但願你我的修行，不是竹籃提水，有因無果，無法與佛感應道交才好！

但去凡情 別無聖解

雪公言：「凡夫之念，宛似瀑流浪花，倏生倏滅，剎那不停。例如對境忽貪忽離貪，忽瞋忽離瞋，如是乃至喜、憂、愛、惡、散亂、掉舉，一切一切，總是展轉代謝，曾不暫息。一個念頭一顆種子，遂致煩惱岸邊越趣越迷，生死海裡越溺越深。」

的確，每個人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念頭打混戰，終日戰得團團轉，想到底輸了什麼？又贏了什麼？世間事是一家溫飽千家怨，是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的啊！這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和稀泥，絕大部分的人，就在這般妄想和混亂中，走完一生。

或許有人會反駁：「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分守己的養家活口，既不害人，也不搶人，怎麼說是混亂過一生呢？」

祖師大德說，不修行也是佛，修行也是佛。佛性是人人本具的，凡夫因起無明，所以佛性被包住了，於是在惑業苦中浮浮沉沉。這包住凡夫本性的東西就叫凡情，所以「但去凡情，別無聖解。」只要把凡情去了，就成佛。而什麼叫凡情呢？就是喜怒哀懼愛惡欲。因此，雖然你是安分守己的殷實百姓，只要未曾留神自己的起心動念，也是終日在七情六慾中迷惑顛倒。更何況崇尚縱慾、狂歡、不畏因果的現代人，其情唯恐不迷不濃，其苦也就愈陷愈深。

如何在亂陣中，突出重圍，為自己帶來一線生機？「但去凡情，別無聖解。」世間的凡情，是詭譎多變的，卻同時離不開癡迷二字，偏偏閻浮提眾生又是「愛不重不生」的有情眾生。唉！看那彩蝶逐花，飛蛾撲火，蛆虫趨糞的事例，娑婆世界的眾生，一樣終日沉溺在愛執的世界中，不得超脫，也因此生死不斷啊！

儒家以立人倫來正情性，佛家以斷凡情來脫生死，七情是不用教自然會的宿世習氣，佛力不可思議，心力也一樣不可思議，心不向佛，則背覺合塵，不造好事。心果能向佛，則背塵合覺，所行無非佛事，那麼魔障也就可以漸漸去除，去習氣、除凡情就是去魔。咱們淨宗行人，要以念佛來驅除心魔，一心一意地念佛，才能與佛感通，當每個妄想都化做一聲聲佛號時，那就是凡情迴脫，聖解現前。

過 年

過年前，大夥兒忙著辦年貨，忙著大掃除，忙著為孩兒添新裝，也忙著應節送禮。過年了，便忙著世間的團圓會，忙著送紅包，收紅包。接著忙著拜年，喝春酒。好不容易年過了，還要再忙著搶購打折品，花完年終獎金。一連串的張羅忙碌，是這麼地順理成章，歡天喜地，人們年復一年，總不忘在過年時，營造出生命中歡愉的高潮。就這樣，沒有一個孩子不懂憬著過年，也沒有一個大人不盤算著過年。於是乎，世俗生命的軌跡，和著吃喝拉撒、喜怒哀樂，譜出了眾生形形色色的生命組曲。

而同時，大部分的修行人，也應景地，熱鬧地跟著過年，口裡說著吉祥道賀語。然而細細沉思，生居娑婆，那來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呢？那只算愛語安慰罷了。這世間覺不會因為口說吉祥，心想吉祥，便一切吉祥的。老病死苦總不分春夏秋冬，閒忙晨昏，它隨時都會來扣關突襲。君不見過年前，雖是滿街喜氣洋洋，熱鬧滾滾，卻也有數十萬人，因不堪寒流侵襲，而感冒呻吟床第。醫院更是人滿為患，殯儀館依然白幢飄搖，哀樂不斷。面對此境，如果您認為事不關己，那就太駝鳥主義了。

看過螞蟻搬家嗎？一隻隻的蟻兵蟻將，口中咬著食物，十萬火急穿梭運送，牠們倒真會未雨綢繆啊！我們修行人，能夠有點螞蟻雄兵的憂患警醒嗎？能夠換個心理，用忙著過年的勁道，來為自己的生死大事緊把繩頭做一場嗎？若果不能，那麼經過一個鑼鼓喧天，吃喝玩樂的農曆年，便也忘形地鬆懈了心防，失卻了覺照，好不容易才調服的妄心，又蠢蠢欲動，操持不住了，那將是多麼遺憾可惜啊！

古德論悟道因緣，何處不是？忙碌的年，我們可會找到立足之地？

收 心

「現在好多銀行和旅行社都在辦優惠旅遊，咱們趁春假，到日本賞櫻花吧！」

「你玩興還很高啊！」

「趁手腳還能動，不趕快玩，要待何時？」

「我不敢去。」

「怕空難啊？咱們念佛人，有佛祖保佑，不會這麼倒楣啦！走前再保個一千萬意外險，這總可以了吧！」

「不是這原因。」

「那為什麼？你老是不動，會得老人癡呆症的。」

「正因為老是漏三忘四的，想想來日無多，更不敢放逸。」

「唉呀！別說衰喪話，只要二、三萬塊錢就夠了，又有素食餐，去散散心啦！」

「最近看《印祖文鈔》，祖師說半百之人，內功要重於外功。想想自己既沒行善的外功，也沒念佛的內功，成天俗務纏身，深恐不得往生。」

「《彌陀經》不是說可以十念往生嗎？咱們修行了二、三十年，到時候只要有人助念，應該沒問題吧！」

「別以學佛時間多長來欺騙自己了，愈想愈慚愧，學佛這麼久了，內功卻鬆鬆垮垮。祖師說：『生死大事，須當預辦。若待臨行方修，恐被業力所奪，到時債主怨家，群相繫縛，那容你過。』咱們臨命終時，如果昏迷在床，家屬又只照他們的意思辦，如何正念往生呢？」

「你最掃興了，每次提到玩，就說些有的沒的，難道念佛人就成天在那念佛等死啊？」

「唉！這就看我們道心切不切，信願堅不堅固，能夠念佛等死，就有備無患。印祖也說：『學道之人，念念不忘死字，則道業自成。』人家祖師是時時刻刻以將死之心在念佛，咱們外緣這麼多，又怕死，等到真正要死了，必是手忙腳亂。」

「被你說得心裡都毛毛的。好吧！不去就不去，我問你，這假期你怎麼加強內功？」

「乾脆咱們來打個佛七，到彌陀願海內淌一淌吧！」

「好吧！櫻花又不是沒看過，就依你，收心念佛便是。」

正 路

雪公言：「大家學佛，學佛的目的是為什麼呢？真正學佛的目的就是解脫，就是了生死。要是學佛辦不到這一層，就是沒學佛，既不為了生死，就是胡攪光陰，一點好處也沒有，得了現世福報，是第三世的冤業啊！」

的確，很多人學佛是為求現世的福報。布施錢財，濟貧扶困，印經放生，心中也都另有祈求，求子、求財、求功名，求壽、求安、求如意，求……，即便是名已成，利已就，也還要求子孝孫賢，壽康無量。學了佛，心還在這無止境的世間凡情上打轉，因地不真，感召的是軟冤家牽纏，屆時如何了脫？

了脫的信念，是要一再自我提醒確認的，因為偏離了航道，目的地就不相同，尤其現前的那一念，不時地耽溺在安逸的順境中，學佛的初心也就會模糊而起變化。

蕩祖說，學道貴有品格，有識量，如果有品格無識量，不足曠超千古，猶無品格也。有識量無品格，不足砥柱中流，猶無識量也。品格識量既具，則不被眼前活計所局，時流習氣所遷。

啊！走在佛道上，能否成就，不是在財力的厚薄，名位的高下，壽命的長短或子孫的賢不肖。而是在品格操守的高低，見地的深淺及心量的寬狹上分軒輊的。且反觀自己的道眼，是昏花或清明？道行，是紮實或虛浮？困於眼前高築的名利恭敬而忘失道心了嗎？惑於時下的流行習氣而晏安怠惰了嗎？對於生從何來？死往何趣？毫不驚怖嗎？確定走在了生脫死的路上了嗎？一再地澄清，將幫助我們揀別邪正，歧路知歸，乘著擇法眼的指引，腳踏實地的修行，正路蕩蕩，要論普度眾生，這才有些消息吧！

不以拙示人

古人云：「君子不以拙示人」。拙是自己的愚癡處或不到處，修行人若放縱貪瞋癡，染穢身口意，便算是以拙示人。

蓮池大師曾警策出家人三十二條不祥事，這三十二條，條條均與貪瞋癡有關，茲特別列舉與瞋怒相關的七條於後：一、佛前罵人，不祥。二、法座上呵叱人，及輕口斥前賢錯謬，不祥。三、當食罵人，不祥。四、清晨罵詈人，不祥。五、出言動輒麤重，令人難當受，不祥。六、病中瞋怒服事人，不祥。七、逢水旱等，怨恨天地，不祥。大師認為這些行為會導致折福折壽，多遭殃咎，所以不祥。而諸多不祥中，特舉與瞋有關的幾條，乃是因為瞋的相狀較麤重，容易辨識，也就容易捨離。

出家人本來就事事整飭身心，處處會向心地法門。而在家人，身不出家，心可是要練習出家的。這分練習，可以由較容易的「戒瞋」做起。因此照大師所示七條，自然不能於惡色、惡味、惡言、一切違情境，起瞋惱心。當然理上是明明白白，可遇境逢緣，偏偏壓不住，忍不過，這種情境大師解釋說：「人有解有悟，此只是解而未悟。」想想原來煩惱起時，不知往內心覺照，是有解無悟，或甚至連解也沒有，豈不是愧煞人也？

慚愧之餘，總要想點辦法，雪公曾言：「假君子勝過真小人，畢竟假君子，不敢在眾人面前猖狂作惡。」這話不是在提倡作偽君子，而是認可他還有點善惡觀念。因為要調伏惡習氣，總是要一再地掙扎克服，若程度未到，姑且依世間力，時時在人前裝作不貪不瞋不癡之人，久而久之便能以法攝心，攝久了習慣成自然，因而生定發慧也未可知，如此一來，強似那人前人後猖狂作惡，徹徹底底的真小人。

當然修行不是做給人看，不是裝點門面的。可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看不見自己的不到處，任憑貪瞋癡率性而為，則獨處時，又如何能期待他居敬戒慎呢？所以古來戒律，講究威儀細行，獨居處眾，都有界畔，平素有個大眾威德在攝我，令我識得拙處，不敢示於人，最後再就認識的這拙處，作自家落實的修行工夫，豈不甚善哉！

人常非子君

雪公曾言：「君子非常人。」一位有德的君子，立身處事，跟一般世俗人不一樣，世俗庸碌之人，凡事以個人利益為著眼點，甚或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而君子則處處考慮到別人，在這競爭激烈，利字掛帥的社會裡，有人會想到他人、公家、團體、乃至社會國家，這樣的心地，是何等的與眾不同！

俗云：「疾風知勁草，國亂識忠貞。」在風和日麗的時節，原野上的每一株草，都能夠長的繁綠茂盛。可是，一旦狂風吹起，大部分的草都望風披靡，歪的歪，倒的倒，唯獨有韌性最強，根紮得最深的，依舊迎風酣戰。同樣的，在太平盛世，每位臣子看來都忠心耿耿，而國家發生災亂時，大半人都樹倒猢猻散，也只有在這時候，才看得出那一位是真正的忠肝義膽。

蘇東坡十歲的時候，母親教他讀范滂傳，他看到母親掩卷嘆息，便向母親說：「兒子長大後，假如也像范滂一樣，母親妳認為怎樣？」蘇母說：「你假使能夠像范滂，我難道不能當滂母嗎？」

范滂是東漢時，很有氣節的君子，以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美行，被推舉為孝廉，後因黨錮之禍，三十三歲便遭誅殺。臨刑前，范滂與母親訣別時說：「弟弟仲博非常孝敬您老人家，他一定會好好供養您的。滂將隨著父親龍舒君歸赴黃泉，存亡彼此都有所安頓。唯有跟母親大人割捨恩情，十分難以忍受，望母親大人，不要過於感慨悲傷。」滂母說：「你今後能夠與李膺、杜密等賢臣齊名千古，死了，又有什麼憾恨呢？既有了美好的名聲，又想求得長命百歲，這兩件事可以兼得嗎？」范滂跪著受教，再拜而辭別，路上行人聽了，沒有不涕流滿面的。

君子的美德，千秋萬載都足以撼動人心，這段歷史佳話，也為人廣為傳誦著。君子人生的價值不在溫飽，不在權貴尊榮，道義在君子的實踐下，一股威凜的德風，超出時空地在化導流俗，喚醒世人。學佛人，立身處世，當然要以德為本，能當一位君子，立住人格，才足以窺探佛家出世的堂奧。

火 中 蓮

多年前，有位居士便十分憂心的說：「整個社會快速的在變，變得一年不如一年，變得短視近利，電視、報紙、書刊，無不以誨淫、誨盜為能事。希聖希賢的字眼，連大學中文系，也無有教授會提及。如此說來，這股洶湧的世風，很快的便會滲進到學佛團體，屆時，肯發心，願意老實修行的人，勢必愈來愈少了，佛教徒的品質，也就會隨世風而日下了。」

果如所言，現今我們的社會，民生富裕了，飽暖之餘，思起放肆慾望來了，未經教化的暴發戶，豈知富而好禮的境界？這社會誠如印祖所謂的：「人道退步，畜道進步」，實在堪憂！印祖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乃做人之規矩準繩，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即謂之亡八字，八字既亡，便是衣冠禽獸矣！」

環顧周遭環境，真是增長貪瞋癡的造業大染缸。披著人皮而禽行獸語的眾生，無所不在。業海茫茫浪滔滔，五欲場中，種種惡緣，如沸湯烈火般地灼傷修行人已生的善根。社會迷漫著一股穢濁之氣，令「君子懈其自修，小人敢於造業。」修行人若不大省察，痛切覺悟，不知不覺中，隨著日子的流逝，道行也流逝了。雪公言：「在家不修行，喝茶、看電視，將來只往三途去。」三途路險，大家都知道，可是共業如此，稍不警醒，在生活的薰習下，狂瀾難挽啊！

七科道品中有一科四正勤：已生惡令速斷，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善，已生善令增長——如此平實地提示著我們，處此濁惡之世該如何警策自己？佛家常以蓮花為喻，想來要出污泥而不染，進而成為火中蓮，的確需要有些功夫！

一 光 明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老天要如此嚴厲的懲罰我們？」一位藝人在九二一集集震災募款中，聲淚俱下的哭訴著。

五十年來，老天爺對臺灣百姓實在眷顧有加，食、衣、住、行都豐饒而有餘，卻不道這次大地竟毫無預警的撼動了起來，級數之強，足以讓許多人曾擁有的富足與安樂，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整個臺灣頓時陷入惶恐與不安——如果說這是老天爺的懲罰，這一著實在有夠慘重。

從媒體上看到南投縣彭百顯縣長，雙手握著一大把點燃的香，伏跪在埔里的大地上，沉重地向蒼天哀禱，神情是多麼無助與苦痛。地方父母官，眼看著成排的屍首，處處斷垣殘壁，成群的百姓，流離失所，昔日的靈山秀水，霎時間成了窮山惡水，一縣之長，怎能不忐忑驚悚，惶惑無地呢？蓮池大師說：「香由心生，心由香達，不居三際，可遍十方，諸佛聞之而加護，群生於此以蒙薰。」如此說來，不只縣長，眾生都要燃香在佛前，深深懺悔，並求哀懇攝眾。

再者，這次臺灣的百年大地震，對修行行人可說是個大示現與大考驗。佛經上一再昭告我們「世間無常，國土危脆。」「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九二一的切膚之痛，總算讓我們見識到了生滅遷流，滄桑易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無常苦空。借此我們能夠確實看破身心世界，了然世間一切境界的虛偽無主，則於苦處起覺悟，也算在苦下的行相，有所體會了。

雪公說：「眾生只要肯覺悟，就有希望，就透出一線光明。而心只要放在公上，就是往光明的路上走。」有了覺悟，便不會在個人的順逆窮通上執著煩惱，有了覺悟便能將種種惡逆境界，盡皆看作真實受益處。不但自覺，進而覺他，也幫助眾生看破身心世界，心地一轉，境界隨變，危機轉機，但看個人，渾沌的天搖地動，這就透出一線光明。

不管過去我們做錯了什麼？這次大地震，突然震出了許多人性的光明面，全臺不論政府或民間，大企業或小百姓，大家無不傾囊輸捐，休戚與共，彼此挽起袖子，投入救災工作，風雨同舟的同胞愛，令人感動。這是災後重建的力量與希望，我們知道厚德才足以載福，這人心的自省與凝聚，將引領我們邁向光明大道。

善護譏嫌

慈舟大師言：「四眾共修的道場，幹的是很危險事。四眾共修道場，佛在世時頗為盛行，每次法會，皆有四眾弟子。到了末法時代，這樣道場，建一個倒一個，佛法受了很大影響。印光老法師不贊成建四眾道場，就是這個原因。究竟四眾共修能否舉行？完全繫屬在人的知見正大與否？規矩嚴肅否？按律來說，所有方丈客堂及各寮房，均不容許女眾久坐久談。雖自信心地光明，要行菩薩道，但亦要善護譏嫌。無論當眾背人，均非佛法不說。」

以上是五十年前，慈舟大師為四眾道場所發出的藥言。五十年後的今天，男女的接觸更開放自由了，隨著女權的抬頭，在職場，在道場，兩性的共事共處機會增多了，這「譏嫌」稍不慎護，不論出家，在家，難保不落得身敗名裂，自取其辱。

記得雪公在世時，便時時警勉弟子：「孤男寡女，不可共處一室。」並言：「凡有女弟子來訪，不論老少，必得二人同行。」其用意就在防非止亂，善護譏嫌。老人有首「偶感」詩云：「我正責人過，山僧低兩眉，只將因果理，直說不分誰。」八九十歲的老人，對男女之事，依然戒慎，並以身教、言教時時警策後學晚生。年輕時，做錯事有師長嚴正的訓誨，那是莫大的幸福。等到年歲漸長，言行有乖，他人只會在背後指指點點，有誰敢正面規勸呢？尤其犯到男女不端，難於啟齒的晦澀事，又有誰會諤諤相諍呢？

佛門以戒為身、口、意的軌則，叢林僧團依賴戒法來維持身心，並靠大眾威德力，來互相警勉。因此，有心之長老，無不以森嚴的規矩，來護法護教。而白衣學佛，除了守戒，更要謹守倫分，男女之間，不得逾矩。君不聞天界，只要二人執手，或二目相視，或兩人對笑，均屬犯淫。吾等既已學佛，要知因果不爽，取法乎上，且得乎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而今世法澆漓，更要嚴飾身心，正大知見，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佛弟子。

眞實佛弟子

明倫的三十歲，正逢二十世紀末，此時世人除忙於電腦PC的測試和擔慮外，也忙於迎接新世紀的第一道曙光。一個嶄新的電子資訊時代來臨了，它將有如過去工業革命一般，再度大大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而修行的你我，要如何走過這五彩繽紛的時光隧道，不目眩神搖地迷失了方向呢？

不論時代如何急遽變遷，畢竟我們都還是人道眾生，沒有出離或超昇。眾生的癡闇，依舊要仰賴佛日來破解，而「閑邪存誠，敦倫盡分」，永遠是人的本分。新新人類，標榜個人主義，標榜活出自己，立意本在發揮潛能，可是走偏了，難免蹈上馳逐五欲的路途，說穿了只是癡迷昏惑，不明因果的可憐眾生。蓮池大師曾言：「修行人要簡約清淡，方有道氣。」雪公也言：「世味淡，道味始甘，修行要力避塵染。」所以吾等佛子，切莫因屈就新新類人的風尚而鬆動了對佛法的信受。

印祖說：「無論何人何事，都要將有大利益的事，認真做，則一切空套子、假面具，都成真實功德，真實人方是佛弟子。」

是的，我們盡形壽都要做一位真實的佛弟子。真實佛弟子，居心、動念、行事，都要以真實不虛為主，不隨境緣所轉，以對治習氣為修行第一步工夫。印祖又說：「每有學問愈深，習氣愈盛者，此乃以學問作學藝耳。故其所學愈多，畔道愈盛。」修行與學藝，這幾微間的差異，學佛人，不得不明辨檢省啊！

時確有古今，然智慧的言語，卻歷久彌新。雪公曾言：「凡辦一件事，必先根本解決，這根本就是欲治外，須先治內，欲化他，須先正己。不然的話，就是徒勞無功，且是不出至誠，近於欺偽。」祖師大德以躬行實踐，直誠無偽，清淡簡約，來莊嚴身心，並引導眾生。願在這千載難逢的世紀交替中，我們也以真實佛弟子來努力跟進，蕪穢盡處，天真微露，這才是新世紀的新氣象！

門寶三入

您入三寶門了嗎？

慈舟大師說：「三寶之門，是無形無相之門，得法的，一下子就進門，不得法的一輩子也進不了門。」

修行人受皈依、受五戒、受菩薩戒，怎會進不了三寶門呢？受戒要得到戒體，得持戒才能真正受用，因此整天在佛門穿梭，卻不見得進入三寶門的是大有人在。

大師又說：「入門之道，首要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即與三寶之門相通。」原來這無形無相的進門祕訣，就在發菩提心。這發菩提心，就是發由迷轉覺的心，因為無明蓋住了吾人的本性，於是由覺入迷，迷後起心動念，皆是煩惱用事，從此就入了生死苦海。一旦眾生發起了菩提心，也就是覺知到世間是無常的，一切境界都是假的、苦的、不自在的，緣此自覺，而且覺他，漸次可以出離，達到涅槃彼岸。所以修行人，首要發菩提心，才算入三寶之門。

雪公也說：「了知煩惱是性的賊，必藉菩提來充門衛。但是防賊不是偶爾的事，總要隨時加以警覺，少一疏忽，賊就會衝進來。菩提也須時刻發心，若少懈怠，煩惱就來纏縛本性。」

是啊！走在佛道上，那一位不知道「發菩提心」這幾個字？然而「勇猛心易起，長遠心難發。」身居娑婆世界，退緣總是無聲無息地摧毀淺薄的善根，稍一疏忽惑懈怠，已生的那一點點善根，便被財色、名利，或生活的享受等等誘因，沖得昏頭轉向，這也就是行者雖多，成就者少的原因啊！

話雖如此，長遠心難發也得發，去一分的塵垢，便放一分的光明，去十分的塵垢，便放十分的光明。警覺到退轉了，趕緊回頭，心地污穢了，接著再以布來擦拭，務必讓妄想煩惱瓦解冰消，這才能顯妄成真，轉凡成聖。當舉世在為新年放煙火、放天燈、鳴汽笛、歌舞狂歡的當兒，讓我們也以「不退菩提心」來自我勉勵和期許，並願「法輪常轉，佛日增輝。」

貼金

在佛教國家——泰國，有個很特別的風俗，就是凡到寺廟膜拜的香客，都會買上幾枝蓮花及金箔來供佛。在佛前供花、果、香、燈，這是我們所熟習的禮俗。至於供金，則是彼國所獨有。這金箔要如何供養呢？在泰國進了佛寺大殿，脫了鞋，禮完佛後，便可將金箔往佛身上貼，任何部位均可安貼，即此祈福，並表示無上的尊敬。

另外在現實社風中，凡有人自我膨脹、自我歌功頌德，私下就難免被嘲諷為往自己臉上貼金。而貼金本是無上的供養，也是普及於泰國民眾生活中的一種習俗，只因貼的對象不同，產生的結果，也就南轅北轍。

求名、求利、求恭敬，是世俗人所汲汲營營的，但修行人卻要時時自我戒慎，因為六塵非能惑人，乃人自尋妄惑。比如禮讚如來，功德無量，自我頌讚則只長養慢心。語云：「蓋世功德，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一個人功德再大，矜誇自讚，所有功德便煙消雲散。如果再加上自讚毀他，則非但無功反而增過了。

古人自牧愈卑，其品愈高。印祖臨終前，還交代德森法師：「光死，決不與現在僧相同，瞎張羅、送訃文，開弔、求題跋，歛些大糞堆在頭上以為榮。」又說：「好好的佛法，就教好名而惡實的弄得糟透了，吾人不能矯正時弊，何敢跟到歛大糞的一班人湊熱鬧，以教一切人為自己多多歛些，意欲流芳百世，而不知其實在遺臭萬年。」看看祖師出格的見地與拔俗的風骨，連死後的讚譽與開弔，都視為糞土，則修行人豈可隨俗流上下，自讚毀他？古德云：「人到無求品自高。」撥卻浮名幻利的迷雲，心月高懸，超方的識見與千古的品格就在這裡！

安 公

雪公曾云：「儒、釋、道三家主要的旨歸各不相同。儒家重在公安，佛家在無生，道家則是求長生。」道家修鍊到終極是飛昇成仙，長生不死。佛家是修出世大法，要跳出六道輪迴，而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儒家則以世間法為主，教化一切人恪守本分，互讓互助，彼此相安。

臺灣經歷近三十年的長治久安，人們習慣於安樂與富足，去年九二一的大地震，霎時間，竟讓許多人噙著淚水，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今年三月分，臺灣又經歷了一次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許多父子、夫妻、親朋戚友，因支持對象的不同，甚至發生口角、鬥毆及產生嫌隙，這次激烈的選戰，助長了許多人性爭強鬥勝的惡根，在街頭搖旗吶喊，表達不平與失落的，竟也涵蓋了縉素二輩。

短短半年間，臺灣經歷了大地震的天崩地圯與總統選舉的情緒風暴，社會上產生了二種不同的傷口，前者需要鋼筋水泥、砂石、樹苗來重建，後者則要道德觀與是非觀的重建。天災人禍，人禍天災，古今中外不斷地在歷史舞臺上搬演。雪公曾云：「皇帝無福，百姓遭殃。」在上位者如果無福的話，受害的就是百姓蒼生。而福報並不能憑空掉下，是要靠累積德性，善護三業來栽植的。《易經》上說：「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這個意思。因此古來有德君子，每逢天災地變，都閉門思過，反躬自省，深恐言行有虧，為國家帶來不幸。

有形的傷口，容易癒合，無形的傷口，較難撫平。如何將人們的性靈，再往上提升，這有待大家的覺醒與努力。現今民主時代，人民既是頭家，官要修德，民也不能放逸，先人所積的福報，豈容揮霍？須知世間從沒有什麼官位、財物可以永恆地佔有，君不聞：「千年土地八百主。」凡做任何事前，是先要想到公安才能已安啊！修行人經歷了無常的天災及動盪的選舉，更要心生警惕，奮力跳出這紛紛擾擾的大漩渦，跳出起惑造業受苦的輪轉模式。願我們的社會，官是清官，民是順民，公安之下，梵音好宣流。

善女人的藍天

常聽人言：「女人業障深重。」這句話包含了多少無奈與慨嘆！人生於世，那個女人不嚮往幸福與美滿，可是又有那位女人沒有或多或少的辛酸與血淚呢？所以業障深重是身為女人的共業。但是學佛之後，大家都明白「共有不共」的妙理，因此這業障是有方法可以轉化的。袁了凡的故事，佛教徒都耳熟能詳，同理透過後天的修善養德，善女人一樣可以為自己開展出一片遼闊而明淨的藍天。

其實不論佛經或儒典，對善女人都有語之諄諄的告誡。釋迦牟尼佛告訴玉耶女：「女人不要以為容貌長得端正，便心生驕慢，要知形貌上的端正，並非真正的端正，只有心術上的端正，才會獲得人們的敬重，這才是真正的端正。」心端意正，是善女人消轉業障最根本的辦法。佛陀又對玉耶女開示了很多身為女人，與翁姑、夫君、兄妹、奴婢等相處之道。同時又指示玉耶女，不要好事嬉遊，道人長短，更不可逞口舌之能，製造是非，為人輕賤。古語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無疾而死。」一位女人，如果為人輕賤，老是受人指指點點，這樣生理雖沒毛病，卻會因周遭毫無善緣，而四處碰壁，抑鬱寡歡而產生心病，所以善女人應自重自愛，不為人所輕賤，不增添惡緣才好。

中國先賢，也訓勉婦女要堅守四德，即婦德、婦功、婦言、婦容。有婦德的善女人，溫柔敦厚，堅貞瑩潔。有婦功則勤快周慎。婦言是要溫厚簡婉。婦容則以樸素嫺雅為主。這可說將一位女人，由內到外的修為標準，詳盡地概括到了。如果這些內間之訓，善女人能夠切實自我要求，付諸實踐，也一定可以減輕業障，身心安泰。

常聞：「富貴學道難」而《阿含》中有道是：女人因多貪欲、多嫉妒、多口舌、多婬意，墮地獄的自然也多，則女人學道尤難，既難於學道，障深業重，何由得出？俗云：「擒賊先擒王。」善女人惟獨有徹底拋棄驕慢怠惰、艷冶邪諂的習氣，端心正意地往「道上求，才能轉化這累劫的業障。正如印祖所說：「縱令是天姿國色，依舊糞袋革囊，既戀幻形，何悟妙性？」若能看破幻質，正念自守，又那有男相女相，誰人障重的分別？

口之莠莠

雪公常言：「莠莠之口，足淆人心，人心混惑，天下之所以亂也。」莠者，是指秀而不實的敗禾。莠莠之口，也就是指醜惡之人，所講出來的話語。

人們的嘴巴除了用來進食，也用來說話，人們會因為嘴饒而胡亂進食，忽略了吃進去的東西，對身體有無損害？同時也會因為按捺不住，逞一時口快，而講出不得體及傷人傷己的話。嘴饒之害只是傷及個人健康，口無遮攔，其害恐不只是自己。不當的言語，是會傷人、傷家、傷國，乃至禍延子孫的呀！

而偏偏在這世間，人們總是「貴耳賤目」的。也就是心中比較相信耳朵所聽到的，而懷疑眼睛所看到的。因為耳根是這麼地軟弱，所以西洋有諺言：「我們愛聽流言蜚語，人家說什麼閒話都一股腦兒吞下，到頭來發覺吃掉的原來是自己的理想時，為時已晚，而飽餐之後，我們非但沒有變得高大，反而變得更渺小。」

古語言：「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得當的言語，足以定國安邦，反之則國破家亡。昔日，閔子騫在孔門中，以德行著稱，孔子曾讚美他閭閻中正，言必有中。且看他在年幼時，便講出千古傳誦的美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小小年紀，雖受到繼母的苛虐，以蘆花充填寒衣，猶能不介意所受委曲，以友愛兄弟為念，這是何等胸懷！何等智慧！正因為這句話，保全了這個家。繼母更深受感動，而成為慈母。鄉里也傳為佳話，後人且作出「兩岸蘆花孝子心」的詩句來歌誦他。至於恣所欲言，教人不可違逆，那真是幾於喪邦了。

「有德者必有言」，有德性的人，講出來的話，從真修養流出，讓人煩惱蠲除，心智清明，必能淑世興邦，利國福民。所以言語是人格的一面鏡子，你的思想、品格、個性、脾氣及修行功夫，全部都會從言辭中呈現出來。若斷定自己的言語，能夠像旭日般的為人帶來光明，像春風般的撫慰溫暖人心，那就放心地講，否則還是保持緘默的好。

學問

雪公云：「今日之下，什麼叫學問？言行、說話、做事都清清楚楚，就是學問。」

那麼，讓我們反問自己：「究竟我有多少學問？」

「我的言行如一嗎？自己講出口的話，都條理分明，不顛三倒四，讓人聽得明明白白，而不起煩惱誤會嗎？有沒有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呢？還有做出來的事，都光明磊落，不拖泥帶水，既不迷惑人也不佔人便宜嗎？」

現代是個崇尚文憑的時代，整個社會的認知是文憑愈高，學問愈大，文憑成為現實功利社會的通行證，但卻不是人格高尚的保證書。所以有高文憑的人，不見得有高品行，沒高文憑的人，也未必沒人格。至於修行學道，更是跳出文憑認知的窠臼，直接在人格涵養上下功夫。你養就了多少道氣？蘊蓄了多少學問？有眼力的人，從你開口言動，從你下手辦事，便可窺知一二。

讀書可以開智慧，可是讀死書，只會成書呆子。書呆子，不會說話，也不會辦事。雪公云：「讀書、聽話，知一而不能廣其義，是謂執著。能廣其義，墨守而不知變通，亦是執著，皆謂之死在句下。」

總之，真正的學問，不在文憑，還是在你智慧的高低。有智慧，你才會簡擇取捨，才能決斷是非。所以雪公說：「學問要長進，必得往內裡求。」主導我們心行的那點源頭，如果它端正了，那麼好人做壞事也會變成好事，反之，惡人做好事難保不變成壞事啊！

追 求 完 美

究竟追求完美要如何詮釋呢？是內在的自我要求？還是對外境人、事、物有既定的標準和要求呢？再說我們是否會因為對外境完美的要求，而減損了本身的完美？人的通性是：眼睛只能看到別人，尤其是負面的、醜陋的部分，至於自己的平凡與庸俗呢？那就留給鏡子吧！而鏡子中那不完美的自己，卻又強力要求完美的外境。從而產生的衝突，自然是層出不窮且煩惱無邊啊！

修行也是在追求完美，不過，主要是內在的自我要求。而這心靈的提昇，是一人與萬人敵的艱困決鬥，究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挑負的聖戰。想想那萬頭鑽動的妄念，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拉人往下沉淪，它們神不知鬼不覺地住進你心的宅府，與你同眠共食，卻虎視眈眈地要趁你鬆懈堤防時，打得你潰不成軍。試想：在那滾滾黃沙的戰場上，只有你一個人，孤軍面對龐大的軍團奮戰，那是何等的狀況啊！

雪公云：「土坯未煉難經雨，還得入室燒作磚。火候七天如不足，道旁棄捨有誰憐？」有了土坯的模樣，還要經過足夠火候的窯燒，才能成器。否則終究是道旁，任憑風吹雨打不受人注意的廢棄物啊！

所以，難修也得修，想成材成器，想轉凡成聖，鐵定要飽經種種的錘鍊，忍受再再的挫敗，然後又一次次地鼓起心力，奮勇向前才行。如果每天我們都口裡念著佛、佛、佛，而所做的又是我、我、我。那談什麼追求完美？說什麼成佛作祖？

且看菩薩在哪裡？竟是那渾身瘡疤，還面帶慈暉，頭頂著無形的光環，一直默默行善的行者啊！

沒有失敗的菩薩

在這世間，人人都渴望成功，不要失敗。然而歷史上許多忠義之士，他們捨身為國，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總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既死之後，他們所努力的理想，也往往付諸流水，無法達成。像諸葛孔明終究沒能扶起阿斗，像岳飛也未能直搗黃龍，像文天祥更是在宋覆亡後作困獸之鬥而已。你說，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

雪公曾說：「自古以來忠臣義士，皆不失敗，他們永遠是成功的。」

「沒有失敗的忠臣義士。」多麼安慰人心的話語啊！當我們從歷史的記載，從戲劇的搬演，看到忠良受辱，烈士赴難，總是為他們的忠肝義膽嘔歌擊掌，為他們的委屈犧牲心酸落淚。我們的心情跟著跌落到了谷底。我們惋歎，智仁勇俱全的古今完人，怎麼失敗得這麼徹底？事實的呈現，讓我們不禁懷疑，「沒有失敗的忠臣義士」只是一句安慰的話。

但是，請不要懷疑啊！原來他們並沒有失敗，他們的存心，可擬日月。他們實踐道義的勇氣，磅礴於天地。他們提升了人性的光華，提振了人心的正氣。讓人們唾棄奸佞，勇於仗仁行義。真是個「唯其義盡，所以仁至」啊！求仁得仁，何敗之有！

因為世間成聖成賢的標準，絕對不同於世俗求名求利的標準。出世無漏功德的大法，更不以裝潢外表或財力名位，來論成敗。佛法是心法，自未得度，而先度人，是菩薩發心。君不見《賢愚經》上所載六度圓滿相：尸毗王以身代鴿、普明王捨國就死、忍辱仙被歌利王割截身體，心不懷瞋、大施太子抒海求珠、尚闍黎護生不敢起定、劬賓大臣分國息諍——那一行不具慈悲喜捨的大心？其中多有同於忠臣義士的求仁得仁。這麼說來，中國文化的捨生取義，弘毅任仁，絕對是進階出世大法的基石。以忠臣義士，大公無私的精神來求法修道，豈有不成功的道理？菩薩的不捨菩薩業供養，看似犧牲，其實正是圓滿成就之處。那麼，聰明的你，超越皮相，該可以確信「沒有失敗的菩薩」了吧！

造口業的時代

隨著科技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變得無遠弗屆。當今不論男女老少、富貴貧賤，只要去申請一隻手機，便可以與人互通訊息。你只要到公共場所走一遭，便會發現大部分的人，都很忙碌的在與人溝通講話。尤其年輕人，他們整天與手機講個不停。究竟他們在忙著講什麼？這麼重要嗎？

一般人每天念起念落，口裡講東講西，身體造作來造作去。然而，卻很少有人警覺到自己在造黑業還是白業？想起《龍舒淨土文》裡的一個故事：

佛問阿難說：「你想見地獄人嗎？」

阿難說：「想見。」

佛說：「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這就是地獄人。」

王龍舒居士舉一例說：我曾經在鎮江聽到賣蝦的人，叫一聲「賣蝦哦！」就知道他身口意三業都是惡的。怎麼說？他身體挑荷著裝滿蝦的擔子，這樣身就是造作惡業。而他的心意上，就是想賣蝦，如此意業也是惡的。另外他口裡叫著：「賣蝦」的聲音，這樣口業也是惡的。因此知道叫一聲「賣蝦」，身口意三業都是在造惡業，這就是佛所說的地獄人啊！

而今科技的文明，成就了空前造口業的大時代。一機在手，言若及義，倒不失是善業，只是大家想想：處於聲色繁亂的環境裡，幾人可以照顧得了紛然競起的念頭？那麼，在可以如此輕發的口業中，有多少惡口？多少妄語？多少兩舌？多少綺語？如此說來，當今之世，造地獄因的地獄人，是何其多啊！

佛家以口業為「患苦之門，禍累之始。」尤其大眾共修之時，更以「止語」要求大眾，制心一處，莊嚴道場。王龍舒居士說：「眾生自無始以來，口業過惡，積如山海。多誦佛名，以滌蕩之。」又說「世人以惡口穢語為常，奉勸世人，力以戒此。常念阿彌陀佛，以洗滌口業之穢惡。聞人惡口穢語，亦常念此佛名，以洗滌耳根之穢惡。願以此生念佛之善業，洗滌累世以來之穢惡。如此則善念日熟，惡業日消。」前賢諄諄，我輩何能藐藐啊！

尺香晤客的聯想

聽某位蓮友轉述言：

「我兒子告訴我說：『媽媽，你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在學佛，以這麼長的時間，要我啊，博士學位不知道要拿幾個了！』」

媽媽說：「真慚愧啊！我一個學位也沒有。」

世間總以考試、學位、文憑，來驗收學習的成果。的確憑五年的時間，足可修得一個博士學位，三十年的話，當然可以修得好幾個博士學位。難怪兒子要問媽媽：「你的學位在哪儿？」

而雪公說：「學佛永遠沒有畢業的。」「要學到往生為止。」

一般人在離開學校以後，往往就終止了學習，因為沒有老師的督促，與學習成績測試的要求。然而「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生命中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大部分的人，就退多而進少了。學佛人，以佛為師，果能三十年精勤向道，那成果必是斐然的。怕只怕悠悠忽忽，一晃三十年，人老了，功力依舊——說什麼功力？只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沒有文憑的學習，比有文憑的學習困難多了。學佛人要有一股不斷自我提升的內驅力，才能進步於無形。

且看清朝的徹悟大師，棲心淨土，律己甚嚴，每日限「尺香晤客」。大師云：「死生事大，來日無多。道業未成，實深慚懼。尊客相看，午後炷香。非敢輕疏，幸垂鑑恕。」一代大師，尚且如此自勵，每天只以一尺香的時間，來會晤訪客。香燃盡，便繼續禮佛、念佛的日課。也因如此勤修，臨命終時，得以預知時至，見淨土相，異香浮空，蒙佛親垂接引。

「預知時至，蒙佛接引。」是每位念佛人，一生最大的美夢。美夢能否成真？不在博士學位修幾個，也不在學了幾年佛，端看念佛人是否能時時警策，加強信願，隨即在因地上痛下功夫了。

小蝦米的世

朋友送了一袋水草和幾隻小蝦米，並交代說蝦米可以淨化水草。幾個月來，水草長得綠意盎然，生機勃發。小蝦米在小水缸世界裡，也優遊自得，生生不息。家中老少得閒便圍在玻璃缸旁，觀察蝦米的進食，並點數著蝦族的人口。

有時候，缸中小蝦米的數目，會突然暴增，蝦子蝦孫一大夥兒在水中世界，奔走吃食。有時候，蝦米也會突然暴斃，蝦祖蝦父一尾尾，慘白的漂浮在水草之上。

看著小蝦米，牠們的形體是那麼的微小，可是每天卻那麼的忙碌。水缸中並沒有魚群來侵犯牠們，細看牠們在忙些什麼？牠們啊！跟所有的飛禽走獸一樣，每天就是忙著進食和繁衍子孫。蝦群們，忙吃、忙繁衍、忙生、忙死，最後成為浮在水草上的蝦屍，這就是小蝦米的一生。

常常望著玻璃缸，想著自己跟這一群蝦兵蝦將差別在哪裡？小蝦米游上游下，這裡吃，那裡拉。水中生，水中死。或許人類的壽命比較長，可以造作的時間和事物比較多。然而何嘗不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這般如此的過一生？好吧！大家會說，我們比小蝦米幸運多了，我們會念佛，我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不只是慘白的浮屍在水草之上，我們會蓮花化生。

世間任何事情的成功，訣竅就在認定目標，堅毅刻苦，不厭其煩且全力以赴。信願念佛，往生西方，它不是天方夜譚，而是釋迦牟尼佛金口宣說，六方諸佛，同出共讚的。只是要作「蓮池自在人」，你抓到了多少成功的訣竅？徹悟大師說：「一句洪名一寶蓮，聲聲流出自心田。但教念念能相續，不怕彌陀不現前。」而我們披掛著宿世、今生所沾染到的種種習氣，進到學佛圈，若不能善把一句洪名淨化自家心田，那是不是也會不自覺地任隨業力牽引，像小蝦米一樣，在玻璃缸中繞圈子呢？

得復而失

你遺失過東西嗎？東西掉了，心情怎麼樣？你失而復得嗎？東西找到了，感覺又怎麼樣？東西掉了，心情懊惱、煩躁、不安、悔恨。東西找回了，感覺的是喜悅、感激、興奮、安適。

我們的心情，無時無刻不被外在的事物所牽絆。不只是有形的東西，即便是無形的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小動作，也難免不受影響，心情也隨之波瀾起伏。那麼，我們對沉淪多劫，忽得人身這件事，又有什麼樣的感覺？

雪公在《梵音集》「人身難得」上有這樣的比喻：「妙高山頂一縷絲，飄飄下墜時，繡花針兒在平地，縷絲穿在針孔裡。這事太奇！這事太奇！萬劫難得遭遇，畜生餓鬼獄，輪迴不停息。忽然間披了人皮，比穿針還不容易。好景無常，轉眼失去。我佛慈悲，長生有秘密，聰明人，快皈依阿彌陀佛。」

妙高山頂一縷絲，飄飄下墜時，那麼巧，正好穿在山腳下的繡花針孔裡。想想這或然率是多麼地微渺啊！妙高山就是須彌山，是山之中最高的。別說妙高山，就說從二樓的陽台，放根線到地面，試試看它有無可能穿進針孔裡？所以今生得到人身，是比穿針還不容易啊！下輩子有沒有這般幸運，想也知道，機會是渺渺茫茫的了。

我們在六道中，中了大獎，得到人身，你可曾有失而復得的喜悅和難遭遇的感覺？一般人絕對是生生死死，茫茫然毫無所覺。可是學佛的人應知：佛法獨盛人間，人生雖然苦多安少，而苦能起厭離心，安則能得修道緣。所以雖然隔陰之迷，阻斷了我們對前世及宿生的記憶，而「忽然間披了人皮，比穿針還不容易」的警語，更能令人體會到「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首古偈的提撕之意。

對世間隨身小物，失而復得時，就會充滿興奮和喜悅。再想想對失而復得的人身，修行人，怎能不把握機會，藉假修真，脫胎換骨，急急跳出六道輪迴呢？

要不、要不

日前在醫院聽到一位病童，臨被打針前，傾其吃奶的力氣，大聲嘶喊：「不要！不要！」「我不要打針啦！」「爸爸！快來救我！」「好痛！我不要！鳴：鳴鳴：」孩子恐慌的哭聲，就像動物被凌遲時的呼號。尤其一聲聲的「不要！不要！」更是道盡了世間的無奈與無常。

「不要！」「不要！」走在無常的世間，你有多少選擇？你要事事順遂，天天歡喜，年輕貌美，富貴康健。想想，能嗎？連純真的孩童，都要面對病魔無奈的折磨，雖然大聲呼喊，針還是要被打，藥還是要被灌。所以，要爭取有限的作主權，趁著病苦、老苦、無常苦尚未侵擾時，早早作準備。

「準備什麼？準備怎麼死嗎？」

「沒錯。」

「不要，我還沒活夠，還不要死呢！」

「請問活到幾歲，才算活夠？又請問你說不要死，就可以不死嗎？」

「反正我就是還不要死。」

是啊！生命是這麼的可貴，人類又是萬物之靈。佛說，失人身如大地土，得人身如爪上土。為什麼還沒活夠本，就要準備死的事呢？「不要！不要！」面對生死，人們可以像孩童一般，大聲哭號耍賴說：「我不要死！我還沒活夠！」嗎？有人理你嗎？

唉！張開眼，看清楚，這是個無常的世間，一千萬個不要死，時候到了，你還是得死。再說，也不是人人都會活到老衰才命終，果能壽終正寢，還是世間五福之一呢！釋迦牟尼佛未出家前，貴為太子，集世間的榮華富貴於一身，然而當他出四門，親睹老病死的苦狀，深刻地覺悟到世間的無常時，時年幾歲？才十九而已。阿彌陀佛！想想自己，既非太子又非英俊年少，加上業重福輕，障深慧淺。你說，能不於佛前，翹勤五體，披瀝一心，投誠懺悔嗎？

孤 挺 花

在四月天，百花齊放的季節裡。有一種花，名叫孤挺花。它也不落人後的悄悄冒出花苞，長出孤挺挺的花梗，再開出盛大，狀如喇叭的花朵。

孤挺花，聽名稱有點高不可攀，偏偏它不是什麼奇花珍卉。它是隨便丟在野地裡自己就會存活，時候到了，就會開花的植物。

「孤挺花」，它不需要人特別的呵護、培育、照顧，時候到了，它就孤挺挺的展現風華。人，就是要有這分隨遇而安，不自棄，不自憐，內養聖德，外現隨和的特質。再大的逆境也有勇氣承當。它身軀中有一股孤挺挺的魄力，不畏強權，不受利誘。也有一股孤挺挺的自信，居仁由義，安貧樂道。孤挺而不怕寂寞。孤挺而風華依舊。

雪公曾說：「那一件事情，對社會上有利益，我就幹。那一件，對社會上有害處，我就不幹。我不管它現在流行不流行，現在是殺警察，搶銀行，要紅包，見洋人叫洋爸爸的時代。這，我怎麼也不幹！活著我是個中國人，死了，我也是個中國鬼。」又說：「比方，他是那賊寇和小偷，我是穿得破破爛爛，賣土豆的小販。我賣土豆，一天只賣十塊錢，吃飯呢？我就吃九塊，甚至於吃十塊錢。餘錢雖然沒有了，但還是豐富。豐富什麼？道德豐富，天爵豐富。他好，他一天偷一千萬，他是賊寇，誰比誰高？所以，俗人、壞人說你壞話，你不要覺得是侮辱。」

我們都知道，學生在求學階段，有一些很重要的基礎學科，它是踏入更深層領域的基本功夫，如果基礎沒打好，便很難進入學術的堂奧。就好像國畫家的基本線條功，聲樂家的基本嗓音功一樣。而要晉升到仁人君子的格局中，硬挺挺勇於實踐道德的風骨，正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健全了仁人君子的品階，才有上探出世大法的勇力和耐力。修道人，一樣要有不盲目追逐俗流的風骨，能夠道德豐富，天爵豐富，時候到了，自然丰姿綽約的向陽孤挺。

賣 苦

民國初年，在浙江慈溪這地方，住著一位遭遇十分坎坷的貧婦。她不但家中很貧窮，還生了個忤逆不馴的兒子。有一天，這貧婦又被兒子無理謾罵，她心中真是痛苦難受。她流著淚水，懷著滿腹的辛酸，走到了鄰近的一間寺廟，並將心中的苦楚，訴說給一位出家師父聽。

師父說：「妳已經嘗到了世間種種憂悲苦惱的滋味，為何不將這『苦』賣去呢？」

貧婦很驚訝的說：「苦要怎麼樣才能賣得去呢？」

師父說：「妳只要專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淨土。臨命終的時候，佛就會來接引妳去。到時候妳就永離眾苦，但受諸樂。這樣便把苦賣去了。」

貧婦說：「師父啊！我和兒子共同擠在一間破屋內，連爐灶也擺在房裡，床底下還作豬圈，養了幾條豬。如此邋邋的環境，怎麼還能念佛呢？」

師父說：「無妨，妳在家的時候，只管念佛，有空暇就來寺裡拜佛。」

貧婦聽後，馬上依教奉行，專求脫苦，認真念佛，從沒間斷。二、三年後，就預先告示兒子說：

「某天，我就要往生西方了，你要為我料理後事，以盡母子之道。」

她兒子根本不信。過不久，又向兒子提起，兒子依然不當一回事。有一天，這兒子忽然聞到陣陣撲鼻的異香，就是不知從那兒傳來，也到處尋找都無有收穫。這時才恍然大悟，相信母親所說的話真實不虛。時候到了，兒子親眼看見母親自己潔身沐浴，又換上乾淨的衣服，果然端坐念佛，如期安詳往生。

以上是記載在《淨土聖賢錄》上的真人真事，發生在民國十年左右。而早在佛世時，韋提希夫人也因逆子的背棄倫常而發心出離。一位是身心飽受折磨的貧婦，一位是衣食豐足的王后，卻同樣為賣苦而勤修淨業，當生成就。那生活在娑婆世界，時時覺得眾苦交煎的人們啊！何不真心放下，速速地也將諸苦賣去呢？

菩 薩 意

紀曉嵐有篇「滄州廟」記載了一個十分發人深省的故事。內容說：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飢。爾既獻供，我亦不加飽。寺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焉。曰：「菩薩意。」

供具又名供物，指供養佛菩薩或佛、法、僧三寶之物。也就是香花、飲食等諸物總稱。觀音大士的心意是，你不獻供，我也不會飢餓得難以忍受。你即使獻供，我也沒有更加飽足。寺廟外有四、五位無家可歸的乞丐，他們四處乞討不到食物，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你將供養的飯菜，拿去讓他們吃吧！這樣的功德比供養我還勝過十倍以上啊！

菩薩的心，是慈悲仁讓，是先人後己的。修行人走在菩提大道上，正是要以菩薩心為己心，以菩薩意為己意。董氏尼一經菩薩指點，便從此施困濟厄，可謂真知力行啊！若乎心意未轉，大悲拔苦之心未生，徒具禮拜供養的形式，那也只算是虛有佛教徒頭銜而已，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啊！

談到虛有佛教徒頭銜，雪公也曾說：「佛教徒，如果只在架子場面上用功夫，雖作一切佛事，也只是表面好看罷了！真要有所成就，可說微乎其微！」修學佛法，不是給人看的，當然更不是裝模作樣欺騙人，也不是無事找事忙，熱鬧一場，消磨時間。學佛是要把所聞的佛法加以理解，然後把所理解的付諸實行的，功夫如何？但看所證。若只營營務外，而不紮實務內，基礎一壞，那就只是虛耗歲月，唐捐其功，如何求得實證呢？

滄州廟的故事，再度提醒我們，菩薩時以慈悲為懷，饒益眾生為意，凡心存憫念救濟的佛法實踐者，才堪稱菩薩啊！

一碗稀飯

每年的七、八月，是臺中蓮社揮灑功力的時節。大大小小的青年學子，或參加國小、國中的啟蒙班，或參加大專佛學講座，或參加高中生的大啟蒙班。一批批的年輕人，有當學生的、有當老師的，不畏酷暑，不計辛勞，大夥兒在佛前頂禮膜拜，在課堂裡誦讀吟詠，在餐廳中提湯打菜。這一幕幕的場景，充滿了生機與希望。

記得雪公常對年輕人說：「年青人要像初昇的旭日一般，作文、說話都要氣象萬千，光芒萬丈。不要哀聲嘆氣，暮氣沉沉。」又說：「說話如喪考妣，辦事就沒次序。」「辦事情，別遲到。遲到的人，不能當大將。機會來了，把握不住。機會走了，只會後悔。」「年青人，字要寫得工整。」「走路別懶洋洋地拖著地走，一副有氣無力，未老先衰的樣子。」「人要有骨氣，一碗稀飯，愈壓是愈稠。別成天喊沒錢，學窮酸氣。」也因此，老人家雖然八、九十歲了，依然像年輕人一樣，朝氣十足，硬骨撐天。

談到這愈壓愈稠的「一碗稀飯」。現代的年輕人，生長在物資豐足的社會，奇怪的是，承受壓力的能耐卻越來越低。動不動就「不耐煩」，就「受不了」，就「壓力大」。常常稍不順心，就鬧出天大地大的事來。想來這都是因應順境而長養出來的習氣。難怪雪公常說：「人要遇到逆境，才會進步。光是順境，進步不了。」壓稀飯，就是給自己更高的期許，轉不耐煩為耐煩，轉受不了為平心靜氣，奮力突破逆境，勇敢面對困難。無限的潛能，往往就這樣被激發出來，成就了原本以為達不到的目標，而稠稠的稀飯就是這樣被擠壓出來的。

看到一群群年輕人出入佛門，想起長輩點點滴滴的教誨。而日後究竟有多少年輕人，長大成人後，能夠人格端正，深信因果，如法修行呢？啊，也罷！正因為年輕人，有無限的學習力和可塑性，雪公才說：「來一個是一個，來兩個是兩個。但問耕耘，不問收穫。」菩薩誨人不倦的悲腸，是要分寸未曾寒的啊！

換個角度看生命

如果你還對自己目前的生活、遭遇、工作，充滿抱怨與不滿。那就請你想一想近來有多少的災難，發生在我們的眼前，發生在我們的身邊。許多人的生命、親人、財產，在一剎那間化為烏有。

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讓全美國人，都受到莫大的打擊。「美國是人間的天堂。」
「美國是世界超級強國。」
「美國是世界警察。」
是世間最自由的地方，是難民最嚮往的國度，也是富人一心想移民的國家。它竟然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遭受恐怖分子慘烈的襲擊，令世人驚恐錯愕，也令全美國人痛苦莫名。近萬人的生命，數千位世間頂級的精英，就這樣死於非命。美國人非常生氣，誓言要報復，要還擊。

眼看著一場恐怖的宣戰，在世界最繁華的都市爆發。接下來的報復行動，不知還要造成多少的傷亡和毀滅？紐約，為人禍所苦，陷入一片愁雲慘霧。臺灣竟也在同時天災肆虐，全島陷入狂風暴雨中，納莉颱風滯留臺灣四十九小時，在臺灣這片土地的上空，傾倒下空前的大水，造成上百人的傷亡，以及難以估計的房舍、店舖、房屋，並道路、橋樑等公共建設的毀損。

真令人感到無限的哀傷啊！一股迴環往復的邪氣，在這世間一再地流竄。這是世人共業招感的惡報，也是穢土無安、五濁無常的警訊。福薄的眾生，束手無措地被國內外，乃至全世界的天災人禍，威脅著，傷害著。

換個角度，想想自己是身歷其境的災民，身陷濃煙、火海、大水、土石流或瓦礫堆中，備受恐怖、驚嚇、疼痛、死亡的煎熬。在那樣的情境下，你我會如何去面對奄奄一息的生命？會念佛嗎？還是會充滿遺憾和詛咒？啊！意外的死亡，任誰也都沒有心理準備。然而如果意外獲救，你對生命會作怎樣的詮釋呢？劫後重生，將格外珍重，格外寬廣，格外謙卑，格外感恩吧！在這災難環伺的時局裡，你我就是死裡逃生的獲救者。省思以後的生命，再不是用來抱怨和報復的。經上說：「將此深心奉塵刹」，既是浩劫歸來，這身這心正好就拿來作行菩薩道的法器吧！

雙頭利鉤

民國三十六年，慈舟大師為天津監獄囚犯講《地藏經》，駐錫天津居士林。一日黃昏，大師自監獄講完經歸來，在室內靜坐。年輕時的懺雲法師，乃趨前啟請「止惡改過之法」。老人以緩慢莊重的語調向懺公說：

「吾人之惡業種子如雙頭毒蛇，鑽入吾人之心坑深處，無法驅除。唯有持慚愧雙頭利鉤伸入坑底，方可將雙頭惡業毒蛇鉤出。」老人說完，便起身捻香拜佛。

在心坑的深邃處，你我都窩藏著一條雙頭毒蛇，這蛇會噴出毒液，殘傷自己，惱害別人。想想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啊！偏偏我們都不自覺，就好比人體內，有癌的病兆，卻少有人自覺一樣。以至於起心動念，總無法與善法感應，大師說這蛇就是惡業的種子。如果不讓惡種子枝葉繁茂，惡果累累，就要用慚愧二法，予以對治。

慚，是依自己本有的覺照力，反省所犯的罪過，羞恥自責。愧，是依大眾的約束力，對自己損及他人的過失，深感愧疚。慚愧是唯識學十一善心法中的二法，大師教我們用它來壓伏潛藏在內心的貪、瞋、癡、慢、殺、盜、淫、妄等惡法。有了慚愧心，對已作的罪，能夠心生懺悔，對未作的惡，更不會再造。這便是「以慚愧水洗塵勞，身心俱為清淨器。」

憶想大師苦口婆心地到監獄，講經說法，內心是多麼期望囚犯們，個個都能止惡修善，邁向菩提大道。而這用慚愧雙頭利鉤，勾出內心惡業的雙頭毒蛇，比喻是那麼的深刻貼切，令人心生警醒。啊！豈止囚犯要用慚愧利鉤，凡是上路的佛教徒，無時無刻不都要將慚愧心、懺悔心常駐心頭嗎？惟有如此，道業才會進步，西方才可預期，佛道才能成就。

晏子諫

春秋時，齊景公外出打獵，在搜尋獵物之際，爬到了山上，未料竟看見了老虎。下山到了水澤邊，也沒想到又瞧見了蛇。景公悶悶不樂地回到朝廷，並且召見宰相晏子，問晏子說：

「唉！今天寡人出去打獵，上到山上看見了老虎，下到水澤地，又看見了蛇，真是所謂的『不吉祥』啊！」

晏子回答道：「國家有三種不祥，是不應當有的。那三種呢？國內有賢才而不知道，這是第一種不祥；知道了卻不任用他，這是第二種不祥。至於第三種不祥呢，雖然任用了，但是所委任的職位，卻不能讓賢才盡其所長。所謂的不祥，是指像這三種情況啊！今天君王上山看到了老虎，山上原本就是老虎的住所。下到水澤邊看見了蛇，水澤也是蛇的居處。君王你去到了老虎活動的地方，也到了蛇出沒的所在，瞧見了牠們，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有什麼不祥啊。」

晏子是齊國的賢相，以節儉力行，受重於齊國。有關晏子的種種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以上是晏子對君王的諫說，晏子很有智慧地化解齊景公對不祥的心結，進而指引君王治國召祥的方法。故事內容是那麼地淺顯，存心卻是十分地深遠。

想想在君主威權時代，臣子要有多大的道德勇氣，才敢犯顏直諫，因為稍稍不順君耳，便會召來殺身之禍。現今是個民主自由的時代，已少有人因言論不當而遭殺身。然而存心不正的口過，卻是招致不祥後果的主因。

蓮池大師在警策法彙中，曾語之諄諄地告誡出家人，三十二條不祥之事。當然條條都是在壓服修行人貪瞋癡的習氣。其中如：「在佛前、清晨或吃飯時，罵人不祥。」「人以至誠待我，我以巧詐對之，不祥。」「好談他人過失，及隱微事，不祥。」「出言動輒麤重，令人難當受，不祥。」「病中瞋怒服事人，不祥。」「逢水旱等怨恨天地，不祥。」「未語先笑，不祥。」「麤通教理，妄議古人，藐視時人，不祥。」都是列舉由口業引起的不祥。

大師又云：「凡有此行為，都將遭到折福、折壽、多招殃的報應，修行人必得戒慎」。啊！古德誨人，無不從因上提撕，吾等當知，在此口過輕發的時代裡，與不惜身家性命，諤諤犯顏直諫的時代，發語者的存心，與因果的酬償，祥與不祥是絕對不同的。

活生行修實踏

又到了歲末年初，想想過去的一年，海內外發生了多少令人驚恐的大災難，以及匪夷所思的淫亂事件？人們一面飽受惡報猛烈的脅迫，卻還無動於衷地一面忙著造作新的殃業。看著滿目瘡痍的山河大地、醜陋貪婪的人心。一股十分無奈又無助的思緒油然而起，人們為什麼總是茫茫然地漂浮在這造業憂苦的世間？

有心修行的你我，總要脫困於這險惡的情境，保命之法，就是踏實修行生活。

慈舟大師說：「學佛法最難的就是守佛的家規。」「果能立志守佛家規學去，則龍天擁護諸佛加被。」「不遵佛的家規，不受佛的約束，即另外有人來管，八部鬼神，就要把你送到三途中受苦去了。」這些話叮嚀我們，實實在在守住佛的家規，一步一腳印的踏實修去，自然有龍天護法加被。不聽祖師的教誨，成天只是悠悠泛泛，似修不修，進而假公濟私或沽名釣譽，那離實修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雪公曾說：「佛法在一般人看來，是一種宗教。但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因佛法重點是不仰賴天、不仰賴神，而是仰賴自己的心性。」因此佛是不主賞罰的，誰主賞罰？「因果」主賞罰。雪公說：「佛家講因果，若是心裡一團漆黑，存著私心幹壞事，再買些香蕉去燒香敬佛，以為佛就會赦他的罪？完全沒有這回事，這是自欺欺人，並且是毀謗佛法。」

修行人是指真正「上路」的佛教徒。「上路」有別於「初學」，以開車作比喻，初學者好比還在駕訓場，處處需要指點與練習。就像小鳥，依樹傳枝才可以生存。上路則是自己可以掌握方向盤，很清楚地知道，車要往那裡走，才會抵達目的地。好比鳥羽長豐足了，能夠自力更生，振翅高飛。已經上路的修行人，自然知道佛陀的家規是什麼。當然也知道空談名相教理，而不務實修，只會增長我慢，好高騖遠，依然陷在生死無盡的險道。

年關在即，時局一片妖氛瀰漫，自保之道，實修之外還是實修。

再談實修

所謂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依什麼標準修正呢？佛教徒就是依佛陀所立的戒法來修正。能夠依教實修，了生脫死才有希望。

或者有人會問：「《法華經》不是說：『若人散亂心，入于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嗎？」慈舟大師說：「單合掌，小低頭，就種成佛之因。但是大家欲了生死，必須向深一步處下手。」雪公也說：「在世間如住旅館，住了馬上要走，因另有要事要辦，此生不成就，後悔無及了。要有辦法，就在這生成就，來生不可靠。」

學佛之人，都知道心有覺悟的功德，但是，若不修行，便沉淪在迷惑顛倒中，終日攀緣五欲六塵，教他怎麼空煩惱、起覺悟？其實眾生本具的功德與諸佛的功德是分毫不差的，佛的功德，也是昔日為眾生時，發菩提心，老實修行而彰顯，所以佛與眾生只在一迷一悟、一惰一勤而已。吾輩凡夫要轉迷成悟，必得謙卑恭敬地在心地上痛下工夫啊！

說到深一步處下手，很基本的，要誠實地觀照自己的內「心」：慚愧懺悔心發了嗎？修行人能時時懺悔才能遠離惡法，能時時懺悔，才能改往修善。還有無常恐怖心發了嗎？想想無常一到，罪障未消，惡報現前，墮落沉淪，何等驚心！再有出離心懇切嗎？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怎能不趁聞妙法之緣，速速求出離呢？再問菩提心發了嗎？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修行人的心地，要綿密成片，確確實實地導入佛陀的功德覺海中。

總之，真要修行，就要善轉，徹底改變悠悠泛泛、拖泥帶水的心態。比如明知守戒才能了生脫死，偏偏受了戒，還名利心不死，惱害眾生，這就叫捨光明路不走，往漆黑的胡同裡鑽。慈舟大師說：「佛法雖然慈悲我們，只怕我們不慈悲自己。佛即是心故，念佛持戒是不開的，是一件事，好好念佛吧！」讓我們以一句句的阿彌陀佛，來善轉世間的黑業吧！一轉一切轉，修行的步履踏實了，道業才能堅如磐石，往生西方也才有確切的保障。

問 罪

《地藏經·如來讚嘆品》云：「……南閻浮提眾生，舉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有學生很不以為然地問：「如果我們守五戒十善，也有業嗎？也有罪嗎？」「這麼說我們一下生，就是宇宙間的有罪公民，那活著又有什麼意義？」「在街上看看俊男美女，有什麼罪？」「既然舉心動念都是罪，究竟要到何時才可以脫罪？」

看著氣血充足、肌膚潤澤的年輕學子，一臉無辜的表情，聽著他們頭頭是道、鏗鏘有力的疑情，一股悲涼之感不覺由心中升起。年少輕狂啊！卻不道流年暗轉，光陰代謝，還有多少年月日時，可以這般瀟灑飛揚？

世間一般動物生活的主軸，是以覓食和繁衍終其一生。餓了就吃，吃了就長，長大了，就交配，小的出來了，老的就凋零死亡。不同物種的動物會弱肉強食，同物種的也會為了吃、為了繁衍而強取豪奪。生命就在食與色中流轉不息。南閻浮提就是娑婆穢土，住在這裡的芸芸眾生，即便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生命的流演，不也是一樣在吃喝拉撒、男歡女愛這兩大原始本能中生滅嗎？舉心動念終日在貪著、愛染中起起落落，在佛家來說，這就是業，這就是罪啊！

當然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國家的法律上，罪的定義多以侵犯到他人的生命、財產、權益等行為而論。佛家則不只侵犯到他人有罪，殺傷到有生命的飛禽走獸也有罪，所以殺、盜、淫、妄等性戒是根本大戒。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則是佛法的重心，是每位佛子都要奉持的修行法則。罪業的有無，則看個人修持的功夫和懺悔的深淺。在街上看美女，雖無行動的侵犯，意念上的想入非非，在佛家也是罪。舉凡以貪瞋癡慢疑，攀染財色名食睡，由身口意起惑造業的，都是業，都是罪。

聽說在水中悠游自在的魚，牠的眼看不到陸地上的世界，陸地是魚兒不存在的第三度空間。人類如果也只自限於動物本能的食色空間，看不到可以超脫的另一空間，活著當然只有隨波浮沉，生生死死。若能在此生得到法眼，瞥見靈光，進到了解脫罪業的第三度空間，那超昇自然可期，脫罪自然有望。南無阿彌陀佛。

雁節禽信

春去秋來的知時鳥——雁，您對牠知多少呢？

古人說：「莫烹池上雁，雁行如弟兄。」正是在奉勸世間的饕客，不要烹煮池塘邊休息的雁鴨，因為雁群飛翔時，在空中都做「人」形，斜列而飛，讓彼此就像兄弟般的互相照應。尤其雁中珍品「青頭公」，它具有王者統御的特質，及長者的風範。當雁群中，有青頭公，那麼牠不是領隊，就是居中指揮大局者。萬一有雁鳥不幸被獵人擊中，青頭公一定會奮不顧身地飛回頭，不斷找尋。這種兄弟有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義行，即便是人類，也是少有啊！所以我們常用「雁序之情」，來形容兄弟之間應有的倫序。可見雁鳥不只飛行時排列整齊，牠們更有手足情深的悌道實質。

自古以來，中國的騷人墨客，對雁更是喜愛有加，因為雁鳥十分合群，又守次序，雁足還可以用來傳書。尤其雁鳥的群居生活，非常有人道，因此常常入詩入畫，為文人雅士所稱頌。雁鳥除了兄弟有義外，牠們也是非常守節的貞禽。公雁與母雁一旦結合成配偶，便永生不離。如果其中一隻死亡或失散了，另一隻失侶的孤雁，便終身不再與他雁配對成偶。並且成為雁奴，擔負起雁群夜宿沙洲的守夜工作，以防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捕捉。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婚禮中，作女婿的必須執雁為贊，是文定時必備的儀物。這就是取義於雁，雖是水禽，夫妻倫分既堅貞又高尚，足以代表女婿的誓約。

在佛家還有雁鳥行菩薩道的典故。話說從前在印度王舍城內，有一些出家人，依著小乘修行，並吃三淨肉。有一天，一位比丘見一群雁從空中飛翔而過，故意對空中開玩笑說：「今日眾僧食物不足，大菩薩應知，正是以身布施的時候了。」這時，忽然有隻雁從空中墜地而死。此事，令比丘們非常訝異，因而覺悟到：「我們真是愚昧啊！竟遵行小乘，這雁鳥行菩薩道，正在給我們教訓。我們應表揚牠的美行。」於是比丘們，十分恭敬的將菩薩雁埋了起來，並建塔紀念。中國大陸唐代建有大雁塔、小雁塔，正是以雁的懿德而立名的啊！

想那雁鳥，小小一隻水禽，竟有信、有義，又堅貞仁厚。萬物之靈的人類，能不深深省思？

操 持 力

印祖云：「被境所轉，係操持力淺，則喜怒動於中，好惡行於面。操持者，即涵養之謂也。若正念重，則餘一切皆輕矣。是以真修行人，於塵勞中煉磨，煩惱習氣必使漸漸消滅，方為實在功夫。斷不可起煩心，怨天尤人。」

操持力，即平日心中所堅守、確信不移的操守信念，也是內在的精神力量。操持力愈堅固，面對五慾六塵的勾引，八風的撩撥，愈不會動搖。反之，操持力淺，心中毫無定見，猶如空中之飛羽，隨風飄蕩，遇境逢緣，則隨興攀緣造業。

操持力的深淺，實關乎個人內驅力的強弱。唐朝，裴休居士有首「示子出家偈」：「含悲送子入空門，朝夕應當種善根。身眼莫隨財色轉，道心須向歲寒存。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間天上獨爾尊。」字字句句，道盡了為人父的期許與祝福。人類品格、見地，操守的深淺，無法遺傳或贈與，每個人都要重頭來過，否則歷史怎會一再重演？佛陀怎須化身八千次呢？「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就像滿桌的佳餚，不嚐怎知其味呢？

唐太宗的諫臣魏徵逝世時，皇上十分哀傷，告訴侍臣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唐朝的興盛，得之於聽信諍言後的沉澱反思，得之於對人才的器重與包容。中國號稱世界文明古國，從軒轅黃帝算起，到清末宣統為止，共有四百二十四位統治者，而有幾位真能「以古」「以人」為鏡呢？每位皇帝雖然黃袍加身，江山在握，為政之德，卻都要從頭學起。

是啊！人生世間，有形的物質可以繼承，可以贈與，像金錢、房屋、土地、股票，乃至於技術秘方，都可以父傳子，子傳孫，或傳繼承人。而無形的智慧、學養、修行、精神，人格等卻無法遺傳或繼承。爸爸很有操持力，兒子不見得也很有操持力。老師也無法將滿腹的學問、道德、智慧贈與給學生。形而上的東西，點點滴滴後人必須一步一腳印地靠自己充實，去付諸實踐，去自我體證。

直心護道場

正人是直，不曲不斜也是直。道場，就是佛教徒自修或集眾修學菩提大道的場所。道場要莊嚴，要有道氣，關鍵在人。所以修行人，必須收攝妄心，謹言慎行，以最真誠懇切，正直不曲的心，在道場中依教奉行。

然而「道場」，除非規矩森嚴的叢林，否則因為是人來人往的場所，很難不流於「香火場」乃至於「熱鬧場」甚至「是非場」，等而下之的成為「鬥爭場」，更不幸的則陷於「殺盜淫場」。

如果以局外人身分，用事不關己或嘲諷的心態，來談論道場的種種不是，那絕對起不了振衰起弊的作用。修道人的天職與本分，正在於以直心來護教護法。而可悲的是，現今是物慾橫流，是非顛倒，染心易熾，淨德難成的時代。如果再加上主事者立場不堅，私心自用，為滿足自己及群眾浮誇的胃口，於是大開權巧方便之門，很快的，道場就因沒有明確的目標，與堅持的戒規，而雜亂無章，流弊四起。

雪公以「四為三不」的訓條，來為學佛弟子指出處世的目標與堅持。「四為」是：1、為求學問。2、為求解脫。3、為轉移污俗。4、為宏護正法。「三不」是：1、不以佛法受人利用。2、不藉佛法貪名圖利。3、不昧佛法同流合污。能夠遵守「四為」，便是上弘下化，善根福德兼修。能夠遵守「三不」，就不被染緣所轉，個人遠離名利，也避免道場被名利客所利用。

談到名利，它是求道者的致命傷。是道場變質的導因。雪公云：「求道求名，兩相背馳，故真實人，必遠名聞利養。此關不破，遑能論道。昔蓮池大師，遠參遍融和尚，膝行再請，融僅曰：『守本分，不要去貪名逐利。』數語。退出，同行者大笑曰：『千里遠來，原來不值半文。』蓮師卻奉若拱璧，一生遵守，故其成就也大。」

總之，師訓言猶在耳，師範典型在夙昔，直心是道場。這是有心人，不論出家、居塵，都要終身自勉，同修互為箴規的。

大夢

國內外大街小巷中，有許許多多的精品店，櫥窗內華麗亮眼的擺設，加上輝煌的燈光，路人總會不自覺地，放慢腳步留連欣賞。是啊！美麗的人，美好的東西，美妙的故事，總是令世人的感官滿足而舒暢。更往深處說：「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世間不正有許許多多的人，窮其一生，在追逐天邊的彩虹嗎？

唉！想想自己何嘗不是也身陷精品與彩虹的魅影中！筆者曾有個精美的荷花骨瓷掛飾，掛飾下擺著一面不小的雙面湘繡，湘繡上兩朵栩栩如生的蓮花，十分亮眼。旁邊還有一個仿古瓷花瓶，放在仿明古董高腳茶几上。每天進出家門，看到小屋一角，自己學雅士的擺設，心中難免沾沾自喜。

那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物也有成住壞空。這些心愛的雅物，在九二一大地震的那一夜，荷花骨瓷掛飾從牆上摔了下來，摔下時撞壞了雙面湘繡，湘繡壓倒仿古花瓶，花瓶也破成碎片，古董茶几被掛飾、雙面繡、仿古花瓶撞得遍體鱗傷，尤其桌角，原木被撞掉了一大片。

雅物隨著震毀的瓶瓶罐罐，早已掩埋在垃圾山的一角。惟獨古董茶几，棄之可惜，留之傷感。每天看到它，總有股隱隱的痛，裸露損傷的原木桌面，就像白衣衣服沾到黑墨水一樣，衣服還可穿，穿起來卻有瑕疵。桌子還可用，但已不再光鮮亮麗。唉！如果不是無常的威力，追逐彩虹的夢想，怎會失落而傷感呢？

想想人的一生，無不在追逐夢想中奔馳，追著、追著，或許美夢會成真，可是，美夢就像鼓得滿滿的汽球，很快的，球會破，夢會醒，好不令人愕然神傷！雪公說：「世事茫茫大夢中，幾個人清醒？你默笑，他狂哭，競競爭爭總是神經病。又似癡蠅，飛西又飛東，說什麼富貴窮通，保持永恆，那了解大地山河也要成住壞空。問眾生，何來何去？宇宙人生真情形，有幾人能究竟？這些事快向大覺世尊討個分明！」現在令人驚夢的九月二十一日又將到來，駐足在櫥窗前的你我，還要繼續夢遊嗎？

望 道

二十年前，雪公曾語重心長的向學生們說：「大家學佛，前途不抱樂觀。殺盜淫這些事，以前是壓著，現在殺盜淫是公開著。過去琉璃王滅釋迦種，佛說這是因果，目犍連不以為然，強以神通力將三千人置於鉢中，送上天去。事後目犍連將鉢取下，竟成一鉢血水。這事連釋迦牟尼佛都辦不了。」

又說：「我志在給你們指出目標，淨土宗的秘訣——『帶業往生』，你懂了，這就不上當。你雖未『見道』，已『望道』矣，目標對了，就不走岔路。學佛，無論誰有什麼能力，都只是助緣。我只是給你開路，成就全在你自己。個人生死個人了，個人吃飯個人飽。今日能夠『望道』，此後功夫，還在你個人修行。總而言之，修行原則，都在身、口、意上。你只要好樂這神通、那神通，你就誤入了歧途！」

二十年後，展讀師訓，字字句句是那麽淺顯易懂，用心卻那麽懇切深遠！老人家說：「我講經、講課，都是為著大家，你馬虎聽，我送禮就送不出去。你用心聽，心裡有底，遇到邪魔外道，就不為所惑！」想想老人家對社會大搗殺、盜、淫邪風的感慨，與因果業力難逃的明示，真如醍醐灌頂！今日身處惡環境的佛弟子，那一位不困在染緣中，灰頭土臉，無力自拔。

個人吃飯個人飽，個人造業也是個人要酬償。世人之所以有殺盜淫的行為，都是被財色名利沖昏頭。「望道」之後的長路，迢迢漫漫，雖是不樂觀的學佛環境，還是可以求個共中不共。我們可別自亂陣腳，隨名聞利養，婆娑起舞。更別因曲高和寡，無人唱和而心生退轉，改弦更張。弘一大師說：「末世善知識，多無剛骨，同流合污，猶謂善巧方便，慈悲順俗，以自文飾。」路再難行也得行，個人生死個人了。明明白白一條路，千千萬萬如是修。

世如桑千萬樹

雪公詠詩云：「鼓刀磨劍不平氣，鬱塞胸中化作詩。世事如桑千萬樹，春蠶才吐一行絲。」

「世事如桑千萬樹，春蠶才吐一行絲。」人生世間，除非隱居山林，離群索居，否則總離不開許許多多的人與林林總總的事。事情可以順利化解倒還好，若是因人為的明爭暗鬥與情緒引發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而衍生了煩惱，那就令人胸懷鬱塞了。世事缺少了正氣與道義，自然會教人心生不平。這股折磨人的不平氣，世間人大多以身、以言語、或以懷恨心加以報復，或藉酒澆愁，來作紓解。雪公則化作詩篇，雖然「春蠶才吐一行絲」，也足以盪滌胸臆，化濁為清。

走在修行的路上，如何實踐古大德所云：「行住坐臥、揚眉瞬目，無不是用功之處呢？」面對煩惱、鬱氣填膺時，怎麼用功呢？

《阿含經》上這麼說，瞋恨心會增長出許許多多的惡念與惡事，這就會助長鬼的威勢。而慈悲是善的活水源頭，它可以消滅鬼的魔力。因此，眾生如果心中積存了很多的瞋恚，那就是與惡鬼共同創造發展事業。反之，如果讓慈悲常駐心頭，這就是與佛菩薩同進共出一個地處了。

徹悟大師也說，應當要很綿密的自我檢點，究竟平日所用的念頭，跟那一界相應的最多？跟那一界相應的最猛？這樣自我反省，那麼來日，將會安身立命在那個地處，心中自然有譜，也就不須請教別人了。

既然對世間有所覺悟，決定背塵合覺，了脫生死，當然要遠離鬼魅的心行，追隨佛菩薩的步履。難行也要行，難忍也要忍。雪公說：「覺悟了，還要證，忍不過，如何證？」春蠶吃盡了千萬樹的桑葉，就好比吃盡了世間數不盡的委屈與煩惱。而最後卻內化出一絲可以讓入織成綺羅，作成衣裳的蠶絲。詩是溫柔敦厚的，修行的你我，慢慢體味吧！

輕 忽

最近臺北北城醫院，發生了護士打錯針事件，肌肉鬆弛劑當成了肝炎疫苗，六位初生嬰兒或死或傷。半個月後，屏東縣崇愛診所，又驚傳護士錯把降血糖藥，當感冒藥用事件，一百二十二位病人被波及，十五位嬰幼兒，正在急救治療。消息傳開，社會震驚，人人錯愕。嬰幼兒父母，真是情何以堪！

這樣的醫療疏失，究其原因，不外輕率與疏忽。世間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災地變，惡人特意製造出來的殺人放火恐怖事件，固然危及生命，而這因「輕率」與「疏忽」——當事人全無害他之心——所造成的後果，竟也讓成群的孩兒，將面臨死亡及腦細胞受損的威脅，憂心的父母，惶惶終日；醫生、護士、父母、孩童亦勢將因此遺憾終身。這是何等冤枉啊！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尤其在家學佛，更該「覺」在平日上班工作上，萬萬不能心存敷衍，草率應付。雪公曾說：「你們不論在公家機關或私人機構，領薪水，要注意因果。盡責了，才對得起這分薪水。即便是盡義務，也要盡力而為，不可因義務而不盡心，這些都是有因果的。大家不可不慎。」職場上的閃失，時有所聞，佛弟子千萬要「敬業樂群，盡忠職守。」啊！所以，不管個人的薪資是怎樣地微薄，絕不能以此之故，對工作心存一絲苟且或不盡力的念頭。應當事無大小，每做一件事，竭盡心力，求其完美，這是成功人的一種標幟。

提起「輕忽」，這是現代年輕人的大通病，許多年輕人的失敗，就在這輕忽上。有一種人做事，從來不會是絕對可靠、正確的。他們的工作，總需要別人一再的審查與糾正。這樣的人，誰敢委以重任？更遑論期待提升到優異的位置。歷史上的智多星「諸葛孔明」，成功倒不全在足智多謀，他自敘：「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反倒是「謹慎」二字，是孔明一生成就的根苗。治國如此，修行也不例外。因此，不論世出世法，要有所成就，都不能自安於「尚可」或「近似」，而必求其精確安穩，盡善盡美。

佛 光

古往今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個共通的現象，就是以光相來彰顯聖人或偉人的神妙，並表示尊崇。佛教也不例外，舉凡莊嚴安坐在各寺廟大殿上的佛菩薩，或畫家恭繪在紙上的諸佛聖眾，還有歷史古蹟，雕刻在窟洞岩壁上的佛像等，佛光是少不了的表徵。凡夫眾生，熟悉大自然日月星辰的光，也熟悉人為的電光、燭光、火光，乃至於小螢火蟲閃爍的螢光。而對於佛身發放的光明，則是無知與陌生的。

正因為無知與陌生，看到或聽到「佛菩薩放光」，大家一定深感神秘及不可思議。其實依佛法言：光分內外，發自佛身，肉眼可以見到的光明，這是佛光中的色光，也稱身光。釋迦牟尼佛在世時，當世的弟子們日常就可以見到佛身有一由旬的常光，即屬於這類。另外有特別因緣時，如世尊在說《法華經》之前，放眉間的白毫相光；正在說《楞嚴經》時，從胸中卍字，湧出百寶光，這就是放光，是佛應身的光明，乃隨機感而顯現，都是外光。另一種光是內光，是佛智所發出來的光，又稱心光，或智慧光。這智慧光，有破眾生無明昏闇的作用。而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光明涵蓋內外，包括身光、放光、心光。一一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無所障礙」則能徹山透壁、通幽達冥，消業障，破無明，是超越日月星光之極限的。這樣的光，果真神奇，果真不可思議，但不神秘。

蓮池大師說：「我及眾生，曠劫至今，迷本淨心，縱貪瞋癡，染穢三業，無量無邊，所作罪垢，無量無邊。」啊！憑這等身心，如何親睹佛光？諸君請勿驚疑，以佛慈悲，佛光其實未曾捨離眾生。古德言：「佛聲所到之處，便是佛光所到之處。」只要肯念佛，阿彌陀佛的心光，自當攝護不捨，常照念佛行者。念佛人獨蒙彌陀光明攝取照護的利益，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而今既已聽聞佛聲，能不精進受持，翹首頂禮，求阿彌陀佛哀愍加被，放光接引嗎？

君 竹

中國的騷人墨客，特別將四種花草植物——梅、蘭、竹、菊封賞為四君子。因為四君子幽芬逸致，偏能滌人的穢腸，澄瑩人的神骨。

四君子中，梅、蘭、菊，都以花取勝，唯獨有竹，非木非草，既無花容，也無馥郁的香氣。卻何以有那麼多文人雅士，愛竹成癡？

雪公讚竹云：「虛心塵不入，高節露常勻。」竹心是中空的，空到沒有一絲灰塵可以滲入，就好比雅潔清虛的君子一般，對世俗的紛華奔競，成敗得失，總是淡泊不掛於懷。又竹是有節的，且節節往上抽長，枝葉都能受到雨露的滋潤，就好比節操高尚的君子一般，不苟同於汙俗，不屈服於強權，凜凜風骨，頂天立地。

又有「方竹」詩云：「君子扶人惟直道，何傷形外不能圓。」君子的德與竹德是相通的，方竹外型雖不圓滑，可是質地堅勁，是作拐杖最佳的材質。竹杖可以助人前行，可以扶老，策竹杖幫人減輕負擔，就像君子幫助人，不走旁門邪道，不唯利是圖，總是走在最坦蕩正當的道路上。

竹影可以入畫，竹聲可以引人詩思，騷人墨客以聲色而愛竹；而士君子，解得竹的虛心，竹的高節，是悟入竹的內德，則種竹以養德植節，縱使獨坐幽篁裡，也可以道通天地間。至於由真入俗，不論是正家、輔國，或是學菩薩道，則莫若比於方竹，以直道扶人，真實的力用，的確是步步踏在菩提道上啊！

地心真與功筆手

印祖云：「今人多半是要體面，憑空造樓閣。有一分半分，便說有百千萬分。如某居士錄，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不是心地所做。」

「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不是心地所做。」何等驚悚的句子啊！我們已經是身居在一個講究包裝，注重外表，顧全體面的世代。連學生都被訓練要會自我宣傳，而佛門中的修行人，在不知不覺中，也以金玉重寶裝潢外表。至於個人內德的深淺，常被誇大的妄讚、不實的浮辭，撰寫得虛實不明，真假莫辨。

真的要十分警覺，修行的功夫，是無法裝潢偽飾的，有就真的有，沒有就沒有。你為何「矯飾有德」？想「欺世盜名」嗎？想「圖利取財」嗎？在學佛的命光中，修行人究竟要將心力放在哪裡？豈不就在自己身口意的動向上！自己的身口意任憑貪瞋癡肆虐流竄嗎？貪瞋癡，是眾生沉淪生死的根本源頭，也是出離三界的致命傷。已經學佛，依然脾氣很大，動不動就生氣罵人，看到什麼都想要，儘管出入佛門多年，對不起，很殘酷地，你已然將自己心地上的真功夫，赤裸裸地讓人展閱，讓人判讀了啊！

印祖又云：「入道多門，唯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祖師語之諄諄，一再地告知，修行人要從誠與恭敬中，去存養體察，不要在虛幻的體面上，耗時費力。雪公也說：「君子之德隱，愈秘密做，愈能養德。」以踏實謙卑，誠敬不虛的心態，默默涵養勝業，這樣心自然收攝，超凡入聖才有望！

啊！要認識他人的功力，確實須有獨到的智慧和眼力，因虛譽浪褒被騙，是常有之事。要緊在會歸自身，萬勿自欺欺人，花拳繡腿，虛晃幾招，絕對經不起考驗，尤其生死大事，不是別人動手筆，就可以蓋棺論定的啊！

難逃鏡前影

印祖云：「近世殺劫之慘，千古未聞。況復水火、疾疫、風吹、地震、旱潦等災，不時見告。總因殺業以為緣起，致令世道人心愈趨愈下。由是天災人禍，相繼而興。如立鏡前，不能逃影。」這雖是祖師在五十年前，所發出的警語，對照近況，「天災人禍，相繼而興」如出一轍。

在那曾是文明古國的伊拉克，無情的戰火才剛止息，跨洲越洋捉拿海珊的行動，卻還方興未艾。而非典型肺炎SARS的病毒，竟悄悄地在有華人的世界各地蔓延開來。臺灣民眾面對摸不清的疫敵，「害怕被病毒感染」、「害怕無藥可醫」、「害怕因此斃命」很原始的「害怕死亡」念頭，跟SARS糾結在一起，因而泛演開一連串抗爭、圍堵、揚言跳樓……的脫序行為，而生氣、抱怨、恐慌、憂鬱的負面情緒竟如怒濤排壑，滾滾而來。

面對這相繼而興的人禍天災，我們該如何呢？

印祖又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使人人各秉誠心，各盡孝道，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難憐貧，戒殺放生，喫素念佛。則人以善感，天以福應。自然雨順風調，民康物阜，決不至常降水旱瘟疫，風吹地震等災。」祖師慈悲地告訴我們：「人以善感，天以福應。」若以生氣惱怒、怨天尤人等惡法，想消彌天災人禍的惡果，豈不等於緣木求魚？

我們要深信「慈善相感」的因果道理。在生活中勇於實踐慈悲，我們具有的「慈悲力」是無限的，絕不會因只具有固定分量，一旦用完，就再沒有多餘的了。慈悲會愈發愈多，所帶動的回響也愈大。這心法的體證，應該有助於冷卻我們沸騰的負面情緒，勇敢地面對瘟疫。經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若欲不受苦果，唯有先斷惡因。吾等佛徒，既畏共業共感，則宜常修善因，以慈悲願力，化貪狠暴戾，縱是不能挽救大局，也還能求共中不共，正本清源就在這裡。

磨來逆橫

古人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修行人平日勤於守戒護法，養德植節，這是本分工夫。至於功力深淺，若沒有煩惱境界發生，則完全無法論斷。印祖云：「起煩惱境，不一而足。舉其甚者，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是啊！當財色來誘惑，我們把持住了嗎？當橫逆來磨難，我們又是如何自處？

暫且不論財色的煩惱，談談橫逆吧！這次臺灣Sars的疫情，就是橫逆。瘟疫的病毒，很無情地威脅著每一個人，干擾著每一個人的情緒與生活，讓人陷於緊張與憂慮，抗疫成了當前國家社會最棘手的問題。你可曾思維到，在這波戰疫中，自己也有可能被傳染到，因而一命嗚呼？你可曾意識到，從發病到死亡到火化的快速進行，令助念也成為不可能？當「政府無力應變」，而「個人的私益又強於公益」的時候，疫情就會像決堤般的氾濫成災，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鼠疫），不就如此重創了整個歐洲！

病菌與病毒在一夕之間，造成大規模人口銳減的史實，古今中外都有，其毀滅性，更甚於傳統戰爭。而在人與病毒角力之間，假使被打敗了，或親人得病死亡了，當中又夾雜著人為的疏失，人性的醜陋，或世間失去了公理與溫情，這樣的打擊要如何以對？

印祖說：「至於橫逆一端，須生憐憫心。憫彼無知，不與計較。又做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今因此故，遂還一宿債，生歡喜心，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然上來所說，乃俯順初機。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則無盡煩惱，悉化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煉純。蓮因淤泥滋培，方得清淨光潔。」

「生憐憫心」，「生歡喜心」，憐憫惱人的病毒與腐化的人性，歡喜今世的冤家與宿世的債主，不報復，無煩惱，而這還只是撫順初機。切莫小看祖師這撫順初機的引導，道在躬行，能切實履行，才能進而「化橫逆」「了我空」「轉煩惱為菩提」，這是修行人抗煞的獨門妙方啊！

還有多少力道

在世間，對年輕人來說，還沒走過的歲月，美名是前程似錦。「似錦」是鼓勵話。對已走過三十歲到六十歲這段歲月的人來說，多半人是「不堪回首」，而被人生折磨得「柔腸寸斷」「灰頭土臉」「頭破血流」的，更是不勝枚舉。

有在感情世界受傷的人說：「我已經耗盡所有的元氣，再也沒有一絲絲的力氣可以再談感情了。」在商場失利的人說：「我賠上了祖產、青春，還拖累了父母、兄弟、好友、孩子，現在還負債累累。」為家庭子女犧牲奉獻的人則說：「孩子都成家立業了，忙的忙，累的累。剩下老頭子、老太婆，病的病，倒的倒。反正人生酬業，就是這樣。」

京劇有齣「販馬記」，開頭有段哭監，老生李奇身陷獄中哭道：「我李奇幼年喪父，中年剋妻，老來喪子，這是我李奇三不幸也。」這樣艱苦的人生，假使是我，想想還有多少力氣可以邁開步履，走下去？幸好這無常的世間是苦樂參半，個人隨著業力的輕重，受福酬報。「全福」與「全苦」的人畢竟是比較少，少的姑且不論，論多的吧！在苦樂中升升沉沉的你，還有多少力道與精神，能為自己打拼？

「打拼什麼？」

「拼內功啊！」

人一輩子，身在世網，事務紛繁。求富貴功名，求魚水夫妻，求桂子蘭孫，求家舍田園。想想大限一到，那一樣可以帶得走？那個人可以繼續相隨左右？唉！不但帶不走，還「求不得」哪！能求的也只有增強自己的內功。印祖云：「縱壽百年，彈指即過。一息尚存，當求出路。毋使臨終，悔之無及。」這增強內功即是求出路，是個人毅力、忍力的大考驗。印祖云：「多方幫忙各善舉，乃外功。一心念佛，乃內功。外功為助行，內功為正行。正助合行，利益甚大。然人至半百，來日無多，固宜偏重內功，少作外功。庶不至被善舉所轉，終至仍在娑婆也。」

我們要窮盡生命中的力道，「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以如來萬德洪名，薰自己之業識心。」真正為自己鋪造通往西方的坦途。

認 真 座

這些年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星座風。各種算命、預言、風水、命理等行業，在百業蕭條中，竟能一枝獨秀，蓬勃發展。

說到星座風，它已經是許許多人平日交談的主要話題。近日參加一個聚會，主其事者，很正經八百地問大家：「你們誰知道下半年度，有哪兩個星座運道特別好？諸事順遂，財運亨通的？」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主持人一一詢問過大家所屬的星座後，人人都滿懷希望，期盼自己的星座是特別吉祥如意的。

最後主持人語帶神秘地宣佈說：「第一個好運道的星座是認真作（座），第二個好運的星座是一直作（座）。」聽後大眾譁然。主持人藉著群眾的好奇心，將人類真正成功的本質，很巧妙地宣導出來。真是聰慧啊！

想想看，不論世法或出世法，沒有「努力不懈」的耕耘，是永遠達不到目標的。有說「學佛也拼命地往前衝，那跟世俗人追求名利的心有什麼不同？」努力認真的過程是相同的，但是因地的存心不同，產生的結果也絕對不相同。學佛的人是要忙著「離染」，名利中人是忙著「著染」，一個是努力要把心擦乾淨，另一個則是努力把心沾染上五欲六塵。所以學佛的，將來成佛。學作眾生的，將來還是眾生。

在日本把素菜稱為「精進料理」，把素食者，稱為「精進者」。這給實踐戒殺齋食的佛教徒，莫大的肯定與鼓勵。精進，是依佛教教義，在修善斷惡、去染轉淨的修行過程中，不懈怠地努力上進。精進是修道的根本，在日本吃素，每餐進食中，都能以「精進」來提醒修行者，這就是將修道融入生活中。

在這滾滾紅塵，輪迴路險的濁世中，你可以是一灘污水，也可以是一股清流。清濁之別，就在平素我們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譬如，大夥言不及義地胡扯瞎說時，你是毫無定見地跟著和稀泥，還是巧妙地善護身口意。就如佛經上所明示：一切眾生，無邊的生死，但依一念而繫之。這一念的升沉，端看我們認真作些什麼了。

走出戲樣人生

我們常聽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自從有了電視，人們也終日看戲，從古裝到時裝，從連續劇到單元劇，從國片到洋片、加上日劇、韓劇、港劇，古今中外，應有盡有。老一輩的人常說：「戲棚下有什麼樣的人，戲棚上就有什麼樣的戲。」戲劇的張力要夠大，也就是戲中人物要衝突矛盾愈大，這戲才會愈好看。

衝突矛盾什麼？劇中人的看法要分歧衝突，感情要掙扎矛盾，被害的要被折磨得很悲慘，害人的要囂張得很跋扈。有人見財起貪念，有人見色癡迷不悟，有人一時氣憤，鑄成大錯，有人悔不當初，自責煎熬，有人踐踏生命，哀怨以終……要這樣戲才會好看。然而這樣的戲，這樣盪氣迴腸，賺人熱淚，扣人心絃的戲，是與貪、瞋、癡緊緊糾纏不清的戲。說到「人生如戲」，我們要讓自己的人生，真的如戲那麼曲折多變嗎？

戲劇人生是又哭又笑的人生，如果我們的人生，終日身陷於物慾、情慾中，內心情緒無法安定，與人總是衝突矛盾不斷。這場戲，注定要以悲劇收場。走在佛道上的修行人，雪公勸勉道：「上宏下化的心，剎那不斷。名聞利養的心，抑制使滅。」又說：「熱心有餘，學力不足，容易失腳。因為熱心有餘，就容易被感情衝動。學力不足，就會邪正不分。所以要勤加修持，使得鎮定；多讀經典，使生正知正見。如此自然契合理智，不致再感情衝動了。」

三寶殿堂中，修行人真要得佛法的實益，首要「改習氣」。習氣不改，就是沉淪中人，難保不悲劇收場。離名聞利養遠些，貪瞋癡的束縛就鬆些。諺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那就修吧！修成一個慈悲懇切的人，修成一個定慧勻稱的人。就這般傾盡全力，讓波瀾起伏，戲樣的哭笑人生，得以回歸到風平浪靜，靈光獨耀的人生。

妄念魔食糧

早年一般民間的問候語是：「吃飽了未？」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裡，三餐都成問題，有沒有填飽肚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人們見面就互相關切「吃飽了未？」是啊！吃飽了，才有力量工作，才有精神講話。而在今日，物質豐饒，多半人往往會「吃」得過量，甚至必須減肥。因此「吃飽了未？」已經很少人拿來當問候語了。

而人類的首要慾望滿足了後？少不得就有種種想頭蜂湧而起，於是妄念紛飛，無有片刻休止。祖師說：「妄念魔食糧。」妄念愈多，魔的糧草就愈豐富，魔頭吃得腦滿腸肥，動身發語就迷妄執著，起惑造業，惹出許許多多的是非。據《大乘起信論》記載：「無明之相，不離覺性如大海水，因風波動，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可見妄念能攪動平等真如海，而現出萬象差別的波浪，若能止息妄念，就能回復本來的覺悟境界。如何止息妄念，住於正念呢？

我們先來簡別正念：正念可分為二：一是世間的有漏正念，也就是一般隨順仁義禮智信的善念。一是出世間的無漏正念，也就是依止無漏正見，能思維真理實諦，明記不忘之念。依此，大家可以細思維雪公曾明示弟子的話：「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處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在世間法上，敦倫盡分，雖是有漏正念，卻已穩住了出世的基礎，之後再提昇。處於濁世，卻能不忘菩提，以淨土宗的正念：「面臨諸種遭遇，能心不錯亂顛倒而一心念佛。」來加強觀行，則漏與無漏的正念都涵蓋上了。果能如此，雪公說：「現世得以保平安，臨終可以得往生。」

人的一生，精力充沛的時間非常短暫，一晃眼就老病來磨，臨命終時，難保不為死苦而心生顛倒，忘失淨因。所以正念亦須仰賴平生行業來熏習，點滴累積，而非一蹴可及。至於妄念，也是一樣，要仰賴平素綿密功夫去止息，當魔食糧斷絕時，就是「許爾法身活」的時候了。

講經之地例禁募捐

雪公在臺中佛教蓮社的講經堂上，立了一條社規：「講經之地例禁募捐。」斗大的字，長期孤挺挺地矗立在講堂邊。錢財是世人所追求的，即便作公益事業也是需要財力來推動，雪公何以立此社規來捆綁工作人員呢？老菩薩要弟子們以怎樣的心境來力行佛道呢？在經濟掛帥的工商社會，沒勸募要如何立足呢？

有道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拿施主的錢財，就要做利人益眾的功德，然後將此功德回向給施主，絕不是拿來個人花用的。有一首偈：「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帶角還。」施主的道糧，是用來了道的，不可以隨意糟蹋，箇中是有因果需要酬償的。

雪公在世時，一再地告誡弟子：「自己的錢可以丟在河裡，眾生的錢一分要當十分用。」又說：「嘴裡念著阿彌陀佛，心中卻盤算著如何營聚謀利，全身沾滿了銅臭氣，道根如何增長呢？念佛人，要緊的是，長存解脫心，不需要萬貫纏身，只要『求道如求食』，自登九品蓮。」

修行人，身處世間，總要隨緣隨分盡我悲心，然而名利令人昏惑，稍不謹慎，雖只是順手接過施主的功德金，那微細的貢高我慢心，就於茲生焉，好不令人生畏！雪公在社規的背後則另立一條「響應救濟災難代收樂捐」，社會發生了災變，需要大眾伸出援手，這時才可代收樂捐專款專用，而且事後必須具文徵信。那麼公益事業如何推動呢？雪公則常說：「有錢作有錢的功德，沒錢一樣可以行善做功德。」君不聞達摩祖師東來，見梁武帝，梁武帝問：「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祖師言：「實無功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何等恢宏的氣象！梁武帝熱騰騰的心，竟被祖師潑了一盆冷水。原來架子場面等功夫，都不算功德。身處高功利時代的修行人，能不戒之哉！

宿世虛緣

蓮池大師示在家二眾說：「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虛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可苦者，乃是空過一生，不念佛耳。今但萬緣放下，迴光返照念佛，即是一生要緊大事，更無多語。此外只管純一念佛，其念佛，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時刻切心，不容些許妄想雜念。早晚禮佛時，懇苦發願，求生淨土。如此捱到臨命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蓮花化生，永離諸苦。」

歲末隆冬，天氣驟冷，許多老蓮友因捱不過寒冷而發病往生。一樁樁告急的病危通知，一件件緊急的助念電話，在匆忙慌亂中，亡者、眷屬、助念者，要如何跳脫出生離死別的悲傷？而為往生淨土作萬全的準備呢？

最近菩提仁愛之家的主任發信給末學：「某某師姑係念佛班老班長，理應護持。惟先前在臺中某某醫院加護病房，因病況緊急，被醫師插上呼吸內管之後，便一直靠呼吸器，拖延月餘。其間，轉到某某醫院後，藥物點滴亦不曾間斷，以至於腎臟負荷過重，發生皮膚及肺部水腫，最後必須接受洗腎治療。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接到醫院通知時，師姑已在呼吸照護病房停止心跳。因為他老人家還有眷屬，所以有時候不好為他做主，其實師姑交代得很清楚，然而遇到親人的感情作用，當決定是否拔掉呼吸器時，就不好辦了。幸好蓮社黃、郭兩位主任，通知蓮友排班助念八小時，入殮時，容貌安祥，四肢柔軟。」

想想有多少念佛人，臨命終時，都是如此這般地，斷氣在種種現代急救的醫學儀器中。能夠「正念分明」「自在往生」「及時又如法助念」的並不多見。如果念佛人，信不真，願不切，加上老病苦折磨，臨命終時，心緒多端，顛倒妄想湧現，強者先牽，重處偏墜，那又如何仗佛力，出三界，生淨土？在家修行人，都應深深體認「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虛緣」萬勿在「軟冤家」的情分上牽扯不清，否則念了數十年的佛，終究在生死苦海上載浮載沉，也枉費了「佛法難聞今已聞」的大好出世因緣。

寒 苦 鳥

在喜馬拉雅山上，有一種鳥叫「寒苦鳥」。寒苦鳥因為不築巢，所以夜間備受寒冷之苦，整夜雌鳥轉鳴道：「殺我寒故。」雄鳥便安慰道：「夜明造巢。」可是等到白晝天氣暖和了，又忘了夜間的寒凍，雄鳥始終未曾造巢，寒苦依舊是寒苦。

飢寒交迫是很切身的苦，陶淵明有「夏日常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的苦怨詩句。意思說：「夏天常常沒有食物可以果腹，在寒冷的夜晚，又因為窮而沒有棉被可以禦寒。天才剛暗下來，就想著，雞怎麼不趕快司晨鳴叫呢？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只希望天氣快快暖和些。」這般的飢寒，實在令人心酸啊！

餓了必須進食，冷了必須添衣。這是人類保住生命最基本的需求。想想自己如果長期受困於饑寒，會是何等模樣呢？瘦得皮包骨，四肢因僵硬而萎縮無力。眼睛很大，卻空洞無神。唉！我們而今身處在豐衣足食的時代，有過剩的衣服，有吃不完的食物，也有數不清的紛爭和煩惱。看到寒苦鳥和陶淵明的苦難，可要心存感恩與惜福，萬萬不能「飽暖思淫欲」，沉迷於競逐物欲，貪婪無度，奢侈浮華裡。

印祖云：「吾人自無始以來，各有宿業，善用心者，惡業發現，亦可增長善根。不善用心者，善根發現，亦可增長惡業。」這善、不善用心，正應證了「憂多道轉親」和「富貴學道難」的道理。能夠從寒苦鳥的轉鳴，陶淵明的饑寒困窘，觀世間苦，轉而發願出離，求仗佛慈力了脫生死，這「苦果」正是「憂多道轉親」的大善根啊！而印祖又說：「世間禍福，相為倚仗，福能善享，則其福愈大，否則福未實得，禍已大臨。」語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想想既驕且傲之人，如何學道？吾等生死凡夫暫得小樂，若不知禍福相倚的道理，必然生生世世困於昏城，迷悶在絢麗的金鐘罩下，流轉生死，沉淪受苦。

小溝渠上的絲瓜棚

臺灣經過五十來年的長治久安，也算是史上少見的安和樂利。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一談起幼年時期政治的紛亂，物資的匱乏，都一臉的驚恐與滿腹的辛酸。「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是多少人血淋淋的痛。因此老人家一看到政爭，就惶恐地說：「千萬不要再製造混亂了。」「平安就是福。」看到年輕人不知愛物惜福，更感慨道：「暴殄天物很快就會淪為臺勞。」

臺灣能有今日，是許許多多善良、勤奮百姓努力的成果。早年每個家庭的客廳就是加工廠，只要有工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加班。走到農村，每吋土地都是綠油油的作物，連小溝渠上都架滿了絲瓜棚，來到這塊土地的人們，憑著旺盛的生機，耐苦的張力，安分守己，力爭上游。

高樓不是一夕變幻出來的。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為官的如果是貪官，民必是暴民；官是清官，民才會是順民。雪公曾說道：「民國三十八年，我逃難到臺灣的時候，發現臺灣民風十分純樸，百姓心地非常淳厚。向人問路，路人個個再三指點，有的乾脆自己帶路。遇到民間地方拜拜請客，即便是陌生人，也無不熱誠邀宴。」這樣的民風，老人家感慨地說：「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在這塊土地上，卻保住了中國文化。」

文化的美質，必得深入了民心，才叫經世致用。老百姓受到教化薰陶，表現於行為舉止，處處先人後己，尊賢禮讓。然而，大地起高樓，是一磚一瓦仔細堆砌而成的，要摧毀卻是一剎那就可以化成灰燼的。雪公說：「我來臺灣三十多年，受臺灣這塊土地的滋養，食其毛，踐其土，我比臺灣人還愛臺灣，我愛的不是臺灣的阿里山，或日月潭，而是臺灣老百姓的民心。」更撰聯云：「寶島有人皆上善，慧心無日不長春。」民心善根的增長，是用互信、包容、智慧、忍讓、誠敬等美德護養生成的。民主的長河，必以公理、正義為堤防，吾等修行人走在佛道上，要善護自己的法，要成為社會安定的力量，慧心才可以長春向榮。

鐵 眼 藏

在十七世紀日本幕府時代，山城州宇治郡，有位十三歲就出家的道光禪師，字鐵眼。他在二十六歲時，參訪了由福建到日本弘法的隱元隆琦禪師。隱元禪師去日本時，曾攜有一部萬曆版的大藏經（即徑山藏）。鐵眼鑑於日本大藏經的不足，佛法無法普及，於是發願以徑山藏為藍本，用平假名、片假名的日文形式翻刻大藏經，以便將佛法介紹給日本平民大眾。

鐵眼禪師為了籌募刻經的費用，不辭艱苦沿門托鉢，經過十年寒暑，才籌足了資金，正準備開雕時，豈料宇治川河水氾濫，當地發生嚴重的水災，人民無以為生，鐵眼不忍見災民流離失所、饑餓困頓的慘狀，便將印經的所有資金，全部用來賑災。數以萬計的人，終於從餓死的邊緣被拯救了回來。

爾後，禪師又一步一腳印地挨家挨戶化緣，其間備嘗艱辛，好不容易經費再度募齊，偏偏又逢上了日本大瘟疫，禪師看到百姓慘受病苦煎熬，便又慨然捐出款項，為民紓難解困，於是印經資財，又付諸一空。

但是禪師並未因此放棄刻藏的信念，他繼續四處奔走，努力募集經費，因而歷時十餘年，翻刻的工作才告完成。當第一版日文大藏經印成時，離禪師發願刻經的時間已整整二十年。這就是聞名於世的「鐵眼藏」。「鐵眼藏」共六百九十五卷，當時印的數量頗多，遍佈日本各地，對日本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禪師完成心願沒幾年，於五十三歲便示寂了，日本天皇敕諡「寶藏國師」。

「鐵眼藏」之所以輝煌傳世，正因為含蘊著鐵眼禪師關懷眾生的慈悲心。日本人都認為，鐵眼禪師其實不僅完成一部寶貴的大藏經，而是三部。其前兩套雖然無形無相，卻正是藏經的真實體現，比第三套更加令人感動。

臉的人行修

修行人的臉，該是怎麼樣的呢？偈云「臉上無瞋是供養」，「口中無瞋出妙香」。那臉上的表情，言語的內容，全都是內心意的表現，我們在舒顏開口的時候，就已經在為自己畫上文飾，因此有修沒修智者一望便知。

菩薩與夜叉的故事，令人聞之心驚肉跳。它的大意是：古印度時，人們很崇敬文殊菩薩，想塑造菩薩的聖像，好做禮拜供養。但是菩薩的容貌如何呢？於是便找來一位全國長相最莊嚴的青年來作像模，塑成後果然相好莊嚴，人人望而心生法喜。幾年過去了，人們又想塑造夜叉的形象，於是便向監獄中，尋找一位形貌最醜陋的罪犯來塑像。完工後，例有賞金，而這犯人卻痛哭流涕地不敢領賞。探問之下，才知原來這位犯人，竟是以前那位被選來當作菩薩像模，全國最莊嚴的青年。只因賞金得來容易，鎮日吃喝玩樂，不務正業，等到財物花用完畢，揮霍的習慣卻已養成，忍不住慾望的牽引，竟然進行偷竊，因而失風被捕，現在獄中受刑。而他的形貌，也由最莊嚴俊美變而為最邇蹢醜陋了。

「相由心生」，正是這個道理。每天每一個剎那，我們都在描繪自己的形貌，心中充滿慈悲、寬大，言語平和、誠懇，動作謹慎、和諧，菩薩的相貌就一筆一筆地勾勒成形。反之，每天嘴角緊繃，肌肉僵硬，稍不如意就生氣、罵人，眼露兇光，行為驕矜無禮。夜叉的形貌，也就點點滴滴地雕塑而成。

古德言：「一切眾生，無邊的生死，但依一念而繫之也。」也說：「舜蹠之分，只在一念之轉移。」在這緊張、忙碌、充滿壓力的時代，每個人都在接受莫大的考驗，修行人更是不能倖免。那就讓我們從揚眉瞬目，從開口言動，從行為舉止，把自己形塑成香光莊嚴的菩薩吧！（註：蹠乃古之大盜）

鷹 哨 響 起

古時候，電訊尚未發明，飛鴿傳書，成了與遠地互通音訊的最佳方式。尤其在戰時，前線與後勤更是少不了信鴿的傳遞。然而鴿在空中也是有煞星的，就是鷂鷹或鷂鷹。據養鴿人說，別說鷂鷹出現，只要鷹哨響起，眾鳥就紛紛驚慌栽下。小白鴿是溫和的馴鳥，大老鷹則是凶暴的猛禽。詩情畫意的飛鴿傳書，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飛鷹利爪，是多麼地不協調，而這就是無常又無情的娑婆世間啊！

絕大部分走入佛門的修行人，就像飛鴿一樣，單純、善良，只要奉獻，與世無爭。偏偏世間，充滿了紛擾與陷阱，稍不留神，就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因此退了道心，或不敢發心的，大有人在。難怪雪公說：「娑婆世間就是一團漆黑，崎嶇不平的荒野，毒蛇猛虎，左右盤旋，羅刹夜叉，前後跳躍。」還說：「一般眾生，迷惑顛倒，如醉如狂，舉心動念，無不是貪瞋癡，抬手動身，離不開殺盜淫妄。」整個大環境是淒風苦雨，崎嶇荒蔓，蛇虎出沒，鷂鷹環伺。人與人之間則是，忌妒磨擦，爾虞我詐。善良的修行人，認清不了環境，將如何護自己的法呢？

當鷹哨響起時，溫馴的鴿，還當張開智慧的翅膀，認清方向，勿驚莫慌，屏息定慮，持續翱翔。而修行人身處五濁，總要經過一番錘鍊，改凡夫業，去凡夫心，咬緊牙根，精進不退。再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無世間的澆漓險惡，世人的迷惑顛倒，修行人要從哪裡覺悟起呢？佛陀度眾生，也是要上世間來。至於成佛、成羅漢等，也都是在世間成就。所以當鷹哨響起時，善良的修行人所能秉的，就是智慧，就是毅力，就是看破兇險假象的一顆大無畏的心！

心 靈 的 雕 塑 師

雕塑身材的廣告，從平面媒體到影音媒體，炙手可熱，隨處可見。原來人的外表，是可以經過整形、按摩、運動而重新雕塑的。而內心呢？

藝術家說，他們是心靈的雕塑師。藝術家用音樂、美術、文學、書法等藝術來提昇人類的性靈。雪公老師在世時，除了講經說法外，也在臺中蓮社講授唐詩，老人家說，詩教可以使人溫柔敦厚，也可以啟發靈性。同時也在蓮社提倡樂教，老人家說，樂教可以使人心地中正平和。原來心地功夫是可以透過音符、文字、圖像等教化來雕塑的。

常在路上看到許多自我放逐的流浪漢，他們不論男女，一概衣衫襤褸，污穢不堪，三餐不繼，隨處臥躺。他們或許人生失意，無力自拔。或許感情受挫，精神恍惚。總之，流浪漢無法正常作息，融不入社會的價值軌道。反觀我等眾生，經上云：「此法身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看到無法自我整飾的流浪漢，我們會掩鼻走避。想想自己是多生多劫浪跡生死，迷本自心，縱貪瞋癡，染穢三業的頑冥凡夫，那又差到哪裡呢？

說到心靈雕塑師，佛陀是最高明的心靈雕塑師，佛弟子要有一股奮起的力量，讓那數生累劫一層又一層的污垢，用法水來滌蕩剝除。流浪漢當久了，會習慣無拘無束的生活模式。修行人改惡習的歷程，就好比吸毒的人，到勒戒所戒毒一般，痛苦是難以言喻的。祖師說，要像打鐵一樣，燒燒捶捶，去了些渣，就去了些習氣，慢慢磨練，勉強受持，時久自然邪不勝正。

唉！不論雕塑師的功力有多神勇，世人要雕塑成何等模樣，還在當事人自己。世間的種種塑身，我們不深入。佛菩薩則是大慈大悲，不捨一人地耕耘眾生的心田。只怕我們自己不慈悲自己，沒有動力邁向香光莊嚴。

業轉與業造

徹悟大師說：「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業由心造，業隨心轉。心不能轉業，即為業縛。業不隨心轉，即能縛心。心何以能轉業？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即能轉業。業何以能縛心？心依常分，任運作受，即為業縛。」

且讓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思維「心」與「業」的關係。每天我們都在起心動念，身口意都在造業，而業有善業、惡業、無記業（不善也不惡），我們要造業，要轉業，就都在那一念之間。

沙彌救蟻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故事說：有一位羅漢師父，門下有位小沙彌。師父有神通，預知小沙彌將在七日後命終，於是讓小沙彌回俗家拜見親人。歸途中，小沙彌看見有一螞蟻穴，將被大水所淹，於是脫衣包沙土，堵了一道堰，救了千千萬隻的螞蟻。七天後，小沙彌又回到師父身邊，羅漢師父深感不解，詳問七日經過，小沙彌陳述救蟻之事。師父感慨說：「可以延壽命的最大原由，就是那救蟻的一念慈心啊！」

想想小沙彌也可以無動於衷，依著常分，任由大水漂走螞蟻，這就是心不能轉業，七日後，將業現壽終。可小沙彌卻動了那一念慈悲心，無所冀求地救蟻，他既不知自己行將命終，也不知救蟻會延年益壽，如是「無漏善」功德更大，正合「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就能轉業。」佛家有「重業輕受」，也是這個道理啊！當然「輕業重受」，就是指愚癡之人，因為執著癡迷而增其業力，那將使現世輕業於地獄重受。

蓮池大師發願文言：「我等眾生，曠劫至今，迷本淨心，縱貪瞋癡，染穢三業，無量無邊，所作罪過，無量無邊，所集諸業，願悉消滅。」學佛的你我，宿生累劫，所造無量無邊的惡業，消滅已自不易，更何忍在現世上增長業累！徹悟大師說：「所幸發心與否？其機在我，造業轉業，不由別人。」只要肯發心，業的縛與不縛，倒有個商量。

關 一 終 臨

最近探望好幾位生病的老蓮友，有老病臥床的，有惡疾突發的，也有久病厭世的。看到他們在床第間痛苦地呻吟，無助地輾轉，無奈地哭喊著想往生的困境，心中不覺地也跟著七上八下。唉！身居娑婆世界，必然是要受眾苦的逼惱，而老病死苦，更是眾苦之首。縱令你權高位重，富可敵國，孫賢子孝，依然免不了它的纏縛。

我們常念著：「願我臨欲命終，預知時至，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諸聖賢眾，放光接引，垂手提攜。」能如此，何等自在吉祥！學佛最大的利益，不就是現世保平安，臨命終蒙佛接引往生嗎？

然而並不是每個修行人都能安詳捨報往生的。當業報現前，病苦臨身時，是功力的淺深正臨大考驗。我們怎能像世俗人一樣無助地哭喊、昏沉沮喪地任憑業力摧殘呢？我們培養多時的信願力量，此時正要生機勃勃地充塞於胸臆間，不可須臾離也。同時也要奮力審視一下自己執著些什麼？是「愛鎖情枷」？或是「名韁利索」？還是「邪見疑根」？祖師大德一再叮嚀：「臨終一關，非同小可，萬勿掉以輕心，唯當勇猛精進，如救頭燃，養於平日，方能用之於臨時。」啊！有所攀緣執著，即是妄心用事，雙手齊放，頓無所攀，這正是離妄即真。

《無常經》也云：「假使妙高山，劫盡皆散壞，大海深無底，亦復有枯竭，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連山河大地，都在無常的漩渦中流轉，吾等生死凡夫，哪能倖免？修行人窮盡一生的力量，不正是要突圍臨終這一關卡嗎？看到老蓮友無力招架，被來勢洶洶的病苦所折磨，實知「臨終一關」，誠非「一生念佛」而未「一心念佛」所能超脫的。

法 輪

佛陀的教法，謂之法輪。法是破迷啟悟的方法，因為修行的關鍵，全在個人心地上迷悟之轉。而法好比車輪一樣，佛菩薩將它推入眾生的心中，摧碾眾生心頭亂七八糟的煩惱與妄想。眾生自性本覺，只因煩妄遮障，迷了本心，現在因佛教法而去凡情，改毛病，進而淨三業，復本性，才叫做真正的解脫。

古德有云：「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起休。」又云：「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去靈山塔下修。」詩偈是這麼淺顯順口，所指的卻是最關鍵處。常聽到很多人說，在求道修行的過程中，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光陰。這是因為不識得路頭，或不在重點上用功。如果經常涵詠這兩首詩偈，也許可以讓自己凝神猛省。

話說回來，修行要在自己心頭的靈山塔下修，字裡行間感覺非常灑脫自然，但是真要落實，卻須要莫大的覺悟與毅力。我們都知道，魚會吞餌上勾，蠶會作繭自縛，蛆會逐糞而肥，蛾會撲火自焚，人會掉入慾望的淵藪，難以自拔。眾生輪迴在無邊的生死海上，可說是「漫天漫地霧茫茫」，就像魚蠶蛆蛾一樣，明明白白死路一條，卻生生世世，急急忙忙苦追求。想想自己就像逐糞的蛆，奮不顧身地往糞堆裡鑽，何等地委屈悲涼！而要從糞堆裡抽身，卻要莫大的智慧與勇氣啊！

校園歌曲有云：「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用它來種什麼？用它來種什麼？種桃種李種春風。」我們心裡的這畝田，先別說栽種什麼？先看它需不需要整理整理。古德說：「貪名貪利，同趨鬼類，逐愛逐憎，同入火坑。」這餓鬼火坑種，多生多劫來，不知栽了多少！現在，就讓法輪先徹徹底底在心田上，來回碾轉一番吧！碾去煩惱塵垢，碾去妄想執著。那麼，從本以來的清淨種子，自然在靈山心頭上欣欣向榮。印祖也說：「佛由心作，獄由心造，心之力用，最為勝妙！既能做佛，何可造獄？」

世紀大悲劇

十二月二十六日，因印尼北部發生規模九點零的大地震而產生的南亞大海嘯，據統計至今已奪走十五萬條以上的人命。南亞各國災情之慘重，震驚全世界。聯合國與世界各國，已集結發動史上最大的人道救援，足以展現人類的手足之情。

是令人毛骨聳然的世紀大悲劇啊！渡假天堂瞬間變成人間煉獄。湛藍的海水，霎時化成噬人的妖魔，大海嘯排山倒海地肆虐了印度洋周邊十一個國家，所到之處，無不橫屍遍野，泥濘狼籍。最悲慘的是死亡人數中，幾乎有三分之一是脆弱的孩童。南亞各國至今仍陸續發掘災情，死傷及失蹤人數也不斷地攀高，因海嘯而無家可歸的災民，更達百萬人以上，其中大半是孤寡婦孺。倖存者在家破人亡的傷痛下，只能「無語問蒼天」。

印祖云：「人生世間，具足八苦。縱生天上，難免五衰。唯西方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人命無常，速如電光。大限到來，各不相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於此猶不惺悟，力修淨業，則與木石無情，同一生長於天地之間矣。有血性漢子，豈肯生作走肉行屍，死與草木同腐。高推聖境，自處凡愚。遇大警策而不憤發，聞聖賢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負人耶！抑人負天耶！」

面對大自然地、水、火、風的威力，人類何其渺小！近幾年，從臺灣九二一大地震，從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從二零零三年sars的傳染病，從美伊戰爭，從俄羅斯的校園綁架案，從西班牙火車爆炸案，這一樁樁驚悚的天災人禍，活生生地就攤在眼前。緊接著這次世紀大海嘯，小小的臺灣雖然逃過一劫，但是基於九二一經驗，這「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的無常劫難，我們能不感同身受嗎？啊！面對這世紀大災難，除了深深回向南亞罹難眾生，並伸出人溺己溺救援之手外，倖存的這條小命，不能再因循怠惰了，趁著警訊的顯示，猛然惺悟，「遇大警策而憤發，聞聖賢佛祖之道而力行。」莫道是天負人，正該謹防人負天哪！

純 善 人

憨山大師說：「十一（善）法者，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為純善人。但少一法，即為缺德。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為真實善人。」

活在世間，我們要將自己雕塑成怎樣的人？祖師說，「十一法全具，為純善人。但少一法，即為缺德。」學了佛，總想自己應該稱得上是善人吧！然而以教法來審視，卻難免是一位缺德之人。好錯愕啊！原來自己活在懵懵懂懂中，終日自以為是吃素學佛的大善人。

百法五十一心所有法中的十一善法，清清楚楚地告訴修行人，修行的路要往哪裡走，要怎麼走，要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莊嚴身心，並衡量善的尺度。純善的人，信諸法的實體與三寶的淨德，對世間出世間的善根，深住信樂，使心澄淨。純善的人，於身與心都精進。並以慚、愧來自我反省。純善的人不貪，就是不染著於五欲之境。也不瞋，就是不使身心熱惱，而起諸惡業。也不癡，就是心性不會闇昧，迷於事理。因為愚癡為父，貪愛為母，會生出一切煩惱惡業。純善的人，遠離煩惱壓力，身心調暢安穩，斷惡修善，閑邪存誠，絕不放逸。並且讓身心捨離執著差別，而住於平等正直的境界，自自然然地安住在道上。純善的人不害，也就是不會做出損害眾生的事情。

祖師說：「衣食住，亦修道人所不能少。食得充飢，衣取禦寒遮羞，住屋能避風雨即成。否則只講究衣食住，即無講究修行功夫。」十一善法，講究的正是修行功夫。吾等修行人，務要實實落落，耐心行去，不可自欺欺人。所謂心地功夫，豈不就是這般點滴切磋琢磨觀照而成的？

春 者 · 蠢 也

經過數月的苦寒，節氣到了清明，春天的腳步才真正近了。古人以「春露秋霜」來形容後人因感時而致祭先人的恩澤。《禮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悚惕之心，如將見之。」

春，為萬物始生之時，寒氣自春轉溫，諸蟲久蟄得蘇，鳥飛蠕動，咸自春發，草木也蔓生競長。樹梢抽出了新綠，大地也一片鮮嫩，陌上更是百花飄香。任何植物，要移植，要換土的，也都趕在這時節行動。因為「春」是生長的季節。錯過了節氣，生長的機率將大大降低，大地就是這麼奇妙！

反觀我們修行人的心，是不是也應該乘著春天的翅膀，努力振奮一番。春者，蠢也。也就是說在春天的時候，大地萬物蠢然而生。想想修行人心中的念頭，一一蠢然而生，那是何等景況啊？

春天的大地，生生不息，百花與雜草齊放。如果修行人，正念與妄念，善根與惡根都蠢蠢欲動的話，就要像園丁修剪枝桠，去蕪存菁，厚培根柢，換土施肥一樣。藉著陽氣之德，努力耕耘淨法，長養良田，拔除攀蔓於心中的惡習，勤行精進。

語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雪公詩也云：「花開與木落，天地自春秋。」世間四時的更替運轉，乃至飛花與落葉，都可以啟悟有心人的道心。而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在範圍之中。讓我們藉著蠢然而生的春氣，給自己的修功，作增上緣吧！

退轉容易發心難

語云：「破壞容易建設難，退轉容易發心難。」說到「破壞容易建設難」，世間任何事情，在開創之初，無不是困難重重，胼手胝足，從無生有。但要破壞，何其容易啊！只要不再用心維護與經營，開創之初的心血，馬上會化為烏有。看看世間大樓爆破的影片，一剎那間，磚石瓦礫，灰飛煙滅，一切回歸到原點。

再談「退轉容易發心難」吧！生在娑婆世界，誰能不退轉？我們身處一個充滿聲光誘惑，八風亂舞的社會，剛發冒的善根，往往在轉瞬間就被挫折、困難摧殘掉了。發無上菩提之心難，發長遠心更是不易。雪公常對學生說：「你們的發心只有五分鐘。」五分鐘，三百秒，何其短暫啊！雪公又說：「人沒有經過憂愁患難，就不容易發心與悟道。」誰喜歡憂愁患難啊？偏偏憂愁與患難可以磨練人的心志，強化耐苦的毅力，體會生命的本質，提昇崇高的性靈。

正如「為學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求道亦然。道心不往前精進就是退轉。印祖以「死」字掛在關房門口，並書「學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雪公也以：「警覺命在呼吸之間，一息不來，三途六道，千劫萬生。得意時，想到生命；失意時，想到生命；見五欲時，想到生命；動七情時，想到生命；一切一切時，想到生命；對於念佛，便不懈怠矣！」來勉勵後學精勤念佛。還說：「凡事看得破，忍得過，放得下。是精進象徵。行住坐臥不離這個，亦是精進象徵。」

眾生心念的升沉，就在煩惱與菩提、退轉與發心中拉鋸。而修行人在宿生累劫中漂泊沉淪，今生得遇佛法，豈可任由懈怠盤據心頭而又空過此生？所以，在拉鋸中加入精進的元素，護住了菩提，堅持著初心，則脫離苦海，直達彼岸，難云乎哉？

榕樹下的老嫗

每天早上在任何公園的老榕樹下，總會看到三三兩兩的婆婆媽媽，運動後坐在樹下聊天。仔細聆聽，他們聊些什麼呢？聊身體的病痛，聊過去持家的辛勞，聊現在兒女的忙碌，聊心中的掛礙等等。她們走過相同歲月的軌跡，經常將過去發生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重複的話，聊了又聊，彼此安慰，互相分享，沉溺在過去的回憶。老榕樹下的婆婆們，她們樂此不疲。

臺灣老一輩的女性，是勤苦堅韌，極具婦德的小人物。每每看到他們拄著雨傘當拐杖，踟躕在公園的小道上，既感動又心酸。個人常形容，自己年邁體衰的老母親，就像已經沒什麼羽毛的老母雞，但是，卻依然慣性地要張開翅膀，保護她已成年的小雞。母性的光輝，溫暖人間，普照大地。

感動她們勤奮的美德，勇敢堅忍地盡其本分，相夫教子，無怨無悔。曾聽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很感慨地說：「要說做人家的媳婦，就我們這一代，最為可憐！」「怎麼說？」「我們生在苦難的年代，吃穿都極為匱乏。對上面的婆婆，更是戰戰兢兢，敬畏有加。早起晚睡，終日操勞，不敢偷懶。」「是啊！您們真有婦德！」「可是等到我們當了人家的婆婆，時代變了，我們依然戰戰兢兢。」「怕什麼？」「我們對媳婦是敬畏有加。」「噯！不是十年媳婦熬成婆了嗎？」「現代的媳婦，教育受得高，都出去工作上班，是很辛苦，但經濟與能力都很高強。在家中的我們，只是米蟲而已，能不吞聲忍氣嗎？」好心酸的告白，卻句句屬實。

時代在變遷，新時代的女性，被寄予更艱辛的使命。才德如何兼備？上孝下慈，克盡婦道，相夫教子，既要內，又要外，到底要如何躬行實踐？然而「家庭就是道場」，居塵學道，盡誼盡分，犧牲奉獻，隨分隨力，這是助功夫。執持名號，長時不輟，這是正功夫。來日，老榕樹下，婆婆媽媽的故事，心酸之餘，終能體悟到婆婆世界原本就是魔難的故鄉，乘著正因助緣的善根福德，也足以往生去也。那麼，老榕樹下的叨叨絮絮，終似雲淡風清，水過了無痕。

慈行業三

滿祖云：「剋除習氣，莫若三業行慈，三業行慈，則無十過。十過既除，十善斯在，而五乘之本立矣。然後以實相印之，法法皆歸佛道。古有行之，常不輕菩薩是也。初隨喜品便淨六根，何俟誦說方名深觀？果能以慈修業，自能善入佛慧。不然，學問愈多，我慢愈熾，習氣愈長，去道愈遠。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可懼也。」

三業者，身口意是也。凡夫之心，終日在六道中流蕩，身口意也隨著五欲六塵起惑造業。學了佛，就是要將凡心，脫胎換骨成聖心，在翻整過程中，用功得不得力呢？有將學道當作學技藝嗎？在習氣的拉鋸中，連修行也在敷衍門面自欺欺人嗎？學道的重心，值得我們一再省思。

想想自己有哪些習氣？雪公說：「不修行便罷！修行了，就不動貪瞋癡。」這麼豪氣的言語，有多少人做到了呢？雪公言：「心，不動曰心，一動叫意。先有意思一動，想幹什麼？『意』思說話，心裡沒有就不會說話。口之言語，身之動作，一切一切都是意業在發動。你想當強盜，作聖賢，也都是身口意三業所造。」

三業行慈，是修行人要剋除習氣，重要的方法。也就是身口意三業都要秉著慈愍來待人接物，舉心動念，先為別人設想。處處存心，不但不要惱害對方，更進一步要讓他得樂。既然以他為念，那個堅固執著的「我」自然消弭，沒有「我」的染汙，何等清淨！所以祖師說，果能以慈修業，自能善入佛慧，生如來家。否則學問愈多，我慢愈熾，習氣愈長，去道愈遠。何時才是解脫自在的時候啊！思之不禁悚然。

文 明 病

處身在現代社會中，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被忙碌與緊張推著走。雪公說：「世間事，千萬端。百不自由，時時生憂煩。」走著走著，究竟有幾人得以滿意成功、心想事成？生活上、感情上、事業上，遇到不如意，一樁樁的壓力，逼得精神上，心理上無法承受，加上缺乏關懷與支持，就很容易掉入憂鬱的情緒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廿一世紀的三大疾病，第一癌症；第二愛滋病；第三就是憂鬱症。癌症和愛滋病，大家比較明白其嚴重性。然而憂鬱症呢？這種「心情鬱卒」的毛病，多半人都認為是「自己想太多」的情形，竟然也和癌症、愛滋病一起並列為廿一世紀三大疾病。專家還統計說，患重度憂鬱症的現代女性，比率高達四分之一，也就是說四人中有一人會得病。而在學佛圈內，也經常碰到患有憂鬱症的蓮友。其實，憂鬱症的本質和癌症或愛滋病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治療、可以治療，並且有很大機會治癒。

因此，患憂鬱症的蓮友們，也要勇敢地面對它，萬萬不可輕忽，同時得隨時注意自己及周邊的親友，是否困在自己的憂鬱情緒中。的確，每個人都有憂鬱的日子，那些日子，或覺得心裡亂糟糟，或茫然空洞，或寂寞孤單，或暴躁不耐，整個人精疲力盡，無法提振，乃至於會想結束生命，真是其慘無比。然而，真的無法可施嗎？專家說，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哲學來舒解情緒是必要的，並提供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1、找事情做，轉移注意力，例如散步、種花、騎腳踏車、閱讀勵志書籍等。2、找朋友傾訴，加以發洩。3、凡事只求盡力，結果的呈現並非自己可以決定。4、營養能控制情緒，運動有助於克服憂鬱症，如果平日就有運動的習慣，不妨試著耗盡全身力氣。5、去醫院找身心醫學科，讓醫生幫你找出不舒服的原因，讓你輕鬆戰勝壓力。

印祖云：「凡人有病，可以藥治者，亦不必決不用藥。不可以藥治者，雖仙丹亦無用處。無論能治不能治之病，皆宜服阿伽陀藥。此藥絕不誤人，服則或身或心，必即見效。」念佛是淨業正因，患了惱人的文明病，除了參考專家的處方外，更是要誠心念佛，求佛慈悲願力，哀愍加被，宿障自除，善根增長。

魯連風骨

戰國時代，七雄各踞一方。秦國野心勃勃地計畫鯨吞六國，它不斷地對鄰國發動文攻武嚇的侵略行為，許多策士、說客、武將，由茲生焉。

據《戰國策》〈趙策〉上記載，秦國圍攻趙國國都邯鄲，趙國求救于魏國。魏國因懾于秦國的威嚇，調兵前往救援卻又按兵不動。同時派辛垣衍前去勸趙國尊秦為帝。面對辛垣衍的勸降，掌握趙國大權的平原君正在進退兩難，遲疑不決之際，適值齊國高士魯仲連在趙國，聞知此情，便親自和辛垣衍展開戰與降的舌戰。魯仲連以雄辯之力說服辛垣衍放棄「帝秦」之論，辛垣衍拜謝他說：「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於是在趙國人民的堅決反抗和友軍的支援下，秦軍終於不支，撤兵而去。

秦軍撤圍之後，平原君非常感激魯仲連，要把土地封賞給他，魯仲連再三辭讓，不肯接受。平原君設宴招待他，宴上獻上千金以表酬謝。魯仲連回答說：「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於是辭別平原君，終身不再相見。

好一句：「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這正是魯仲連流傳千古的風骨。替人排難解紛之後，面對大片土地的冊封，與黃金千兩的謝禮，絲毫無動於衷。且認為如果拿了，那是生意人的行為。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所當為。

觀古鑑今，看當今社會多少亂象，沽名釣譽，私吞公款，爾虞我詐，強取豪奪。想想魯仲連的風骨，何等地崇高！替人排難解紛後，不望任何回報，李太白詩讚曰：「事了拂衣去，不留身與名。」正是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啊！名利心淡泊到了極處，反而讓那高風亮節，在歷史的扉頁中，永遠發出璀璨的光芒。

屋 破 漏 雨

印祖說：「學道之人，以治習氣為修行第一功夫。若能克除一分習氣，其功夫方始實得一分。否則有因無果，難得與佛相應也。」是啊！我們是要一再地提醒自己，學道也有一段時間了，個人的煩惱習氣是否依舊？

沒學佛的人，心中所牽掛的不外是五欲六塵。羅狀元有詩說：「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我們不妨觀察那小螞蟻，牠們正是終日急急忙忙，匆匆地爬來爬去。細問所為何事？家計口糧而已。雪公說：「已聞佛法不可空過。修行全在個人覺悟，三業清淨，但去凡情，將世俗事放下就成就了。」

換個角度說，如果學佛多年，習氣依然故我，是非總是不斷，煩惱常駐心頭，那表示沒有得到佛法的實益，未曾善加修行。因為房屋的屋頂假使破損了，下雨時，雨水必定是會漏入的。人假使沒修行，煩惱就會像雨水一樣滲入無修行者的心中。那麼，如果妥善地將屋頂整修一番，雨水也就不能漏入。同理，善加修行者的心防護嚴密，煩惱也必不能入侵。

有人問雪公，「何以菩薩要經過那麼多的時間和階位，才能成佛呢？」雪公說：「因為菩薩要接受眾生的考驗啊！」人生在世間，不只遇到逆境，才會產生煩惱。在順境得意之時，內心也會奔蕩不定，心有動就起虛妄分別，就有煩惱。所以八風四逆四順，都在勘驗行者的心動或不動啊！

菩薩接受眾生的考驗，好比學生面對考題的測試。有多少實力，才有把握答對多少的試題。相同的，菩薩有多少的功力，才得以晉升到那個階位，紮紮實實，閃避不得。所以，修行人要轉凡成聖，是要有真實的行履。否則學在一邊，行在一邊，知見愈高，脾氣愈大，行履愈下。好不悲哉！

開悟

說到開悟，雪公說：「在心理上突然斷了境界，得了法喜。心理一變，世間的財色名食睡，來到跟前，對它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這便是悟。而大徹大悟，還是不能了斷生死。到徹悟之後才算修行，不悟以前，則無法修行。修行乃去無明，無明去了，成佛才有希望，不去無明，則尚在迷中。又，修了之後還要證，證乃證果，指的是斷見思惑。淨土宗不斷惑亦可，只要將惑伏住，即證了一半。今日起，單單念佛行善，慧自然生出。那惑啊！好比草種在地下，不灑水，受陽光一曬，就自然枯萎。」

面對世間的財色名食睡，心理的感覺不一樣了。問問自己曾有不一樣的感覺嗎？眾生與佛最大的區別，就在眾生是被貪、瞋、癡、慢、疑與財、色、名、食、睡緊緊綑綁纏縛住，因此不得解脫。果能覺悟了，名韁利鎖，自然開解；愛網癡夢，豁然而破。浪跡沉淪眾多生死的生命，進一步，因覺悟而起修，混濁的三業，因放下而清淨。這正是「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箇靈山塔，好去靈山塔下修。」

「已聞佛法不可空過」雪公曾十分懇切地說：「你要記住，我們是薄地凡夫，能以當生成就，這便宜無處找了。你這一生，要是不成就，想在下一生，再聽到淨土念佛法門，那就比登天還難了。這話說在我，聽在你們諸位，此乃各盡其道。你們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你們把它看輕了，我也沒辦法。我也不給你們要錢，你一天給我一佰萬，我也不能，這非有錢即可辦得到。我說的話，能做到的就萬幸，話已說到所以然處了。」

凡有緣步上佛道的修行人，對世間總有或大或小的覺悟，把握住這點「悟」的善根因緣，聞說淨土法門，深信切願念佛，不斷惑亦可往生。只要將惑伏住，不讓惡業起現行，今日起，單單念佛行善，多積善根福德因緣，智慧自然增長，往生哪怕沒希望！何其有幸！今生得遇如此殊勝法門，真是便宜無處找了。

花 瓶

喜歡插花的人都知道，鮮花剛開放的時候，嬌豔動人。剪下供在花瓶裡，前兩三天，色澤、姿態都還依然維持原貌。三、四天後，花瓶的水，開始發臭，鮮花的梗和葉子則變色腐爛，曾是嬌豔動人的花朵，色澤也漸漸褪去、花瓣慢慢凋落，沒幾天就枯萎得不成花型。難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要感傷而葬花了。

人人都喜歡姿色鮮活的花朵，對發臭萎凋的花朵則避之唯恐不及。花是如此的無常，人又何嘗有別呢？身處佛教團體，經常早上參加婚禮，喜氣洋洋，見得的是「雙行紅燭結雲彩，一對玉人攜手來。」下午則參與助念或助喪。又是「好景不常，轉眼就是下場，物帶不去，望鄉台上空淒涼。」

世間山河大地，總是成住壞空。一切有情生靈也不例外。生老病死，更是人生必經過程。如花似玉的錦繡年華，猶如過眼雲煙，一晃眼，就飽受「老苦」、「病苦」的折磨，誰不感嘆「人生苦短」「歲月不留人」。唉！感慨歸感慨，身處五濁惡世，要感慨的事，可真是多如牛毛啊！既慨嘆人生苦短，總要有所覺悟，趕快修行解脫才是。然而一方面，又覺得眼前俗務纏繞，擺脫不了。

印祖說：「所言俗務糾纏，無法擺脫者。正當糾纏時，但能不隨所轉，則即糾纏便是擺脫。如鏡照相，像來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義，縱令屏除俗務，一無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糾纏堅固，不能灑脫。學道之人，必須素位而行，盡己之分，如是則終日俗務糾纏，終日逍遙物外。所謂一心無住，萬境俱閒，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者，此之謂也。」

無常的世間，不可留戀。瓶花雖美，猶如人身，「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居於俗世，必得就在當下，求個了脫，訓練自己「居塵不染」。祖師說「素位而行，盡己之分。」解脫之要，盡在此也。

忙 熱

古德云：「茫茫人海中，覓一閑淡漢不可得，觸目皆熱忙人耳。覓一作鈍功夫人不可得，觸目皆伶俐漢耳。熱忙、伶俐皆與道背馳者也。何為熱忙？世情正濃之謂也。何為伶俐？不曾真實功夫，專掠虛頭之謂也。此兩種人，去道最遠。」

身處在現今社會，幾乎無人不忙。俗謂「忙、茫、盲」，就像緊箍咒一般，緊緊地罩住現代人的舉心動念。問一聲：「忙什麼」？忙「世情」啊！貧賤的，朝忙夕忙，經營衣食；富貴的，夕忙朝忙，追逐欲樂。而身處塵網，少不得酬酢往來，強順於人情，勉就於世故，即使是道場，稍一不慎，也辦成了熱鬧場，依舊是因忙而茫，因茫而盲，誰肯回身猛省？不肯回身猛省，又豈肯下真實功夫？

印祖言：「凡夫之心，熟處過熟，生處過生。非將『死』字掛在額顱上，決難令妄想投降。」又要人心中常念：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氣不來，定向三惡道中投生去，受種種苦，求出無期。如此一觀想，忙心頓時冰清，忽然抽身，何其閑淡！閑淡處，才能作鈍工夫。雪公曾指示：「信環周皆是火坑，惟有面前一線是為極樂，可出危險。但在此時，即是生死關頭，須把五欲六塵這些鉤索，要一齊斬斷，方能向前奔去，少一遲疑，即落坑矣！如此觀念，便是懇切。」如此戰戰兢兢，又豈會在虛頭上伶俐取巧？

出格的英豪大丈夫，還不快向這裡討消息！

湯湯水流

悠悠雲白

臺中蓮社導師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已經二十周年了。二十年足以孕育一位呱呱落地的孩童長大成人的。

身為雪公的弟子在這漫長的二十年歲月中，有多少腳步是追循著雪公的足跡，亦步亦趨地小心前行？又有多少步履是在自己的習氣與執著中，橫衝直撞，忘了師訓，而陷於煩惱的深淵中，難以脫困呢？

一襲長衫飄逸，顧盼矍鑠有神；雪公身為大學教授，滿腹經綸，聲若洪鐘，孜孜矻矻地作育多少英才！又是中醫師，自養有道，耳清目明，臨下處方，縝密謹慎，義診數年，活人無數。雪公又足登布履，急急走向人群，教導眾生，讓學問與生活密切結合。力行的，是聖賢言教。實踐的，是書上美德。雪公好似法鼓，盡形壽警醒著茫然的眾生。又如明燈，點燃著智慧的光芒，照破眾生心中的長昏。

雪公說：「無論什麼事情，沒有一辦就成的。如果有一點辦不動，就停止，萬事難推動。也就是說前面有什麼障礙，自己有什麼困難，我都要辦。打破一切一切的困難，必得繼續幹下來，秉著這樣的精神，移山倒海都做不到。我有一口氣，我就一直在幹，我死了，那就沒法子了。這就是人的真正精神，沒這個精神就不算人，就不是個活人。無論如何，大家忍耐下來，錢財、地位都能讓人奪走，唯獨你個人的能力，道德，功德，什麼人也拿不去。」

雪公以口宣說，教化了成千上萬的學子。以筆揮灑，寫下了部帙繁富的著作與詩篇。雪公說：「詩書乃無聲的言語，言語乃無字的詩書。」有言、無言，都歸淨化人心，締造淨土的大願。雖然往生已二十周年，回憶起來，依然令弟子們無限緬懷與感恩。

友 爭 臣 諫

《五種遺規·世範》上說：「人有過失，非其父兄，誰肯毀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的確，小時候做錯事被苛責時，父母總是很感慨地說：「你啊！現在做錯事，有父母給你更正。等父母不在了，做錯事，誰肯講你？別人只會在背後嘲諷你而已。」

早在兒童幼年——那最好的學習階段，透過父母、師長的引導，修正行為，慢慢有別於禽獸。長大成人的，離開了父母、學校，進入了社會，這時行為一旦有差池，幸運的，還能有父母兄長朋友的提醒曉諭。不幸的，變成孤家寡人，輕者，背後讓人指指點點。重者，甚至犯了不可收拾的大錯。

《孝經》上說：「世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雪公也說：「國家無諫臣，國必亡。人無諫友，人必敗。」人生路上，大家都要成功不要失敗，如果學業成功，事業成功，養兒育女成功，修行成功。「成功」代表著一路的辛苦，那就是開花結果有了代價。然而，如果成功是強取豪奪而來，是欺上瞞下，是忘恩負義，是欺世盜名，這樣德行有虧的「成功」，縱便是豐功偉業，都需要有諫臣諍友來個當頭棒喝。

只可惜，被諫諍者，常是位高權重的人。辦事即使有錯，或為顏面，或因無知，往往容不得臣子或下人說三道四，以為那是對上不敬，冒犯天威。既不肯納諫，離失敗也就不遠了！像古之聖王，堯、舜，因深怕自己有過錯，還在門口懸掛鐘鼓、謗木，讓人來敲捶提醒。禹王也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尚且如此，何況平凡如你我。

《世範》上又言：「君子唯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品評人物，也可以從這裡下個斷論：肯察納雅言者，便是君子。反之，聞過不改，進而強辯爭訟，那就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人了。

破窗效應

網路上傳著「破窗效應」的小文，它是心理學家與犯罪學家觀察研究出來的：

就是說，一棟建築物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及時去修補，隔不久，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於是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地，牆上就佈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衍。

一個很乾淨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可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人就會毫不猶豫地隨意亂拋，絲毫不覺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引爆點」，地上究竟要有多髒？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麼髒，再髒一點也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麼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一爛到底。所以看似極微小的事情，卻有可能造成集體內部的分崩離析，一定要防微杜漸，否則，將悔之晚矣！

這樣的效應，看來很驚悚，因為負面的行為，竟然可以像傳染病一樣，牽動人的犯錯意念，讓人一窩蜂地往下沉淪。清朝曾國藩先生曾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曾先生認為，只要有一二位賢且智的人，以道自持，登高呼籲，蔚成風俗，如此就能造成深遠的影響。相同地，負面的破窗效應，也是起自於一二人的破壞行為。

反觀在修行上，我們更應小心謹慎「毋以惡小而為之」，身口意皆然。如：口出綺語，貪小便宜，或任意耍脾氣。久而久之，這些負面的行為就會變成個人的形象與習氣。等到警覺時，想改也改不掉，就好像河堤，一個小小的缺口沒有及時修補，就會潰堤，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修行人不同於一般凡夫俗子，是要斷惡修善的，雖說身處污泥，比較有免疫力，但是「初發心凡夫菩薩，行淺根弱，縱發心猛烈，然五濁惡世，百苦相纏，一觸染累，便尺進丈退，猶如魚子難長，菴羅少熟一般，甚難成就」。這「尺進丈退」的道理，我們要謹記在心，時時引以為戒啊！

不以貪為寶

春秋戰國時，有位宋國人，得到一塊非常珍貴的寶玉，他小心翼翼地拿去獻給當時的宰相子罕。可是子罕不接受，於是獻玉人問子罕說：

「我拿這塊玉到珠寶店問過了，店中老闆說它是上好的寶玉，所以我要將它獻給您，您為何不接受呢？」

子罕回答道：「我以不貪為寶，您以玉為寶。您以玉相贈，我如果接受了，那麼您就失掉了寶。我雖然不接受寶玉，然而自然有寶，您還是應該把寶玉留著。」

子罕在宋國當宰相，賢名遠播，深得民心。正是所謂「有德者得民心，有道者受人欽」。宋朝時，也有人問岳飛：「什麼時候纔能天下太平呢？」

岳飛回答道：「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那時天下自然太平了。」

岳飛是不怕死的武將，偏偏朝中有位貪婪的秦檜當宰相，文官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武將岳飛及子岳雲、婿張憲等三人無罪暗害。當岳飛被逼在供狀上畫押時，一生光明磊落的岳將軍，只在供狀上寫下八個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隨即服毒酒身亡，當時年僅三十九歲。而宋朝也就從此走向衰亡。心如日月昭昭的岳飛，留下千古的英名，而貪婪的秦檜至今還留在西湖畔受後人的辱罵。

古人說：「貪者近貧」，貪貧兩字，字形相近，並且互為因果。一般人處心積慮，貪人錢財，往往僥倖所得，卻因失德而破財，貧家就在不遠處等著。若身居要位，眾目所視，眾手所指，更是岌岌可危矣。而「貪」還是三毒之一，一個人如果貪「財、色、名、食、睡」就等於在地獄繫了五條根，未來果報，無窮無盡，所以不論當官或平民百姓，均當引以為戒。「以不貪為寶」更是淨化人心的瑰言麗行。

好 嘴 花

常有人感慨現今社會人情愈來愈薄弱——同住在一棟公寓裡，彼此遇到了，都很少打招呼，有的甚至將臉撇過一邊，假裝沒看到。記得小時候，長輩常叮嚀小輩要「好嘴花」。意思是遇到長輩或左鄰右舍要主動打招呼，眼睛還得看著對方，誠誠懇懇地向大伯叔嬸問好。

一位有禮貌的小孩，總是受人歡迎與喜愛。而不會打招呼的大人，則被視為沒禮貌沒教養。有人會辯解：「因為我從小害羞內向，所以不習慣跟人打招呼。」心理學家則說，沒有人小時候是不害羞的，每個人面對陌生的人和環境都會感到手足無措。而成長就是要克服害羞，一旦能夠坦然面對人群與新環境，並且含容了這一切，就表示心智成熟了，真正長大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群居的環境裡，如何處人群中，而能自尊尊人，不卑不亢呢？這就要靠：「省察與練習」。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學的起步在省察，辨明了何者該做？何者不該？何時，何地，何人該用什麼心態？什麼禮節？然後勤加練習，練熟了好像是天生的一般，這叫「習以性成」。看過教禮儀的指導老師，舉手投足，優雅大方，講話從容不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儀態自然得體，讓人感到非常舒服，這都是心中有標準，認知正確又經常練習養成的。

佛家的戒律儀軌，就得更縝密精嚴了，除了在日用平常，立身行己處，事事依教奉行，注重威儀外，更要在自己心地隱微處，痛自檢束。所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豈只是外在的威儀行持？它是從心地的戒體起步，外顯到身口上的啊！

談到「好嘴花」，淺著看是主動向人「問好」的臺灣俗語。往深處看，絕非終日聒聒噪噪，喋喋不休。而是修辭立誠，本著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的基本原則，時時關照到要利樂對方。《華嚴經·淨行品》一百四十一願，看似生活細節，卻也處處「當願眾生」如何如何，菩薩存心，原來如此！

福幸浪作裝

王太太的兒子，信了基督教，結婚也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弄得信佛教的王太太心情十分低落與鬱卒。我安慰她說：「只要孩子他覺得幸福，我們就『裝作很幸福』。能夠『裝作很幸福』也是一種幸福。至於他傷了父母心的部分，就讓他為人父母時，再去體會吧！」

俗話說：「養兒方知父母恩。」年輕人閱歷少，心中往往只有自己，在這當兒，哪一位會想到父母親？或考慮到長輩親人的感受呢？非得等到養兒育女後，從襁褓時的移乾就溼，到一路勞心勞力地拉拔長大。經歷了擔驚受怕，經歷了牽腸掛肚，這才回過神來，原來父母就是這麼把自己養大的。這才知道父母永遠是輸家，這才明白昔日怕父母嘮叨說教，一心想遠走高飛，或因追求個人理想，蹉跎行孝的及時，是多麼的荒謬！到那時，覺悟是真的了。到那時，說不定回頭來認同父母曾經的期待了。那麼裝作很幸福，就變成真正很幸福了。因為這當中，給予兒女換取「覺悟」的時間，也給自己學會「放下」的機會。

我們學佛，都知道「生死事大」，都知道縱然「桂子蘭孫」滿室生香，最後也不得不放下。世間恩愛夫妻，乖巧兒女都是裹纏生死的軟冤家，最為難出難離。截流大師說：「生死根本，則唯貪愛，能漂溺行人，障往生法。是故先佛經中，處處訶責。但情愛一分疏淡，則淨業一分成熟，于生死岸頭，庶得解脫也，居士其勉之哉！」勉之哉呀！且把眼前的椎心之痛，當作割捨情愛軟魔的利刃吧！出離的幸福，倒真是弄假成真了。

檢束身心

印祖云：「人之常情，縱恣則易，攝束則難。教以持齋念佛，便覺口頭失美味。身心常辛勤，魔子則曰：『只要心好，何必持齋？汝本是佛，何須更念他佛？』」以此洽合自己懶惰懈怠，不願攝束，任意放縱之機。」

善根深厚的老修行人，「持齋念佛」早就視為理所當然。很多非佛教徒，也都吃自然飲食的健康素。尤其現今的素菜，菜色齊、變化多，無營養不良之慮。早已不似四、五十年前，物質匱乏，持齋就是吃「苦菜」，三餐要以醬菜配飯過日的狀況了。如果佛教徒在這麼豐厚的飲食條件下，還無法就素捨葷，那就是放縱口慾，檢束不了身心，是障深慧淺，要在佛前投誠懺悔了。

談到修行，「吃素」算是最容易達到的目標。真正要與宿世累劫的惡習氣折衝、拉扯，那才是最大的考驗。而「懶惰懈怠」，不論世間法或出世法，只要與之沾上邊，注定一事無成。《菩薩本行經》上云：「夫懈怠者，眾行之累，居家懈怠者，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則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佛家稱「懈怠」是賊，因為它賊害「道心」。故云：「一切諸賊中，無過懈怠賊。」

如果要甘於沉淪生死，那就無話可說。若想出脫，就得加把勁。街頭上，很多衣著髒亂，目光無神，隨地坐臥與大小便溺的流浪漢，他們自絕於社會，無力檢束身心，只好得過且過，像遊魂一般漫無目標地苟活人間。人，一旦心力懶惰懈怠，最終也只會像流浪漢一樣，任憑業力牽引，漂溺於生死苦海中。

誰願意當流浪漢！當然要奮起遠離惡法。雖然業力難以掙脫，但是心力、佛力更不可思議，只要發肯心，勇悍精進，自然有一番新氣象。而「持齋念佛」則是橫超生死的捷徑。是不分貧富貴賤、聰明魯鈍，都可因之衝出塵網，是修行法門的「徑中徑」。「不用三祇修福慧，但將六字出乾坤」何等便宜！聰明的您，今生不修，更待何生？

風 骨

雪公說：「鳥為食亡，人為財死。人要錢就死得快，古時作大皇帝的，不到一百年就抄家滅族。」又說：「咱一舉一動，要小心謹慎。一切禍福，都是自己造，自作自受。」

古人也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這經濟掛帥，人人渴想一夜致富的年代裡，智慧的言語，猶如警鐘一般，敲響在天地間。「人要錢就死得快」，錢財是物慾的代表。人，一旦滿腦子都是財利，私心慢慢盤據心頭，漸漸地看不到是非公理，也輕忽了人情道義。這樣經營人生，當然只有走向死胡同，以敗亡作為收場。有名位、財勢的人行徑如此，一樣地，終將失去名位與財勢。

佛家說：「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權力使人腐化，有名有財，酒肉朋友自然來。沉迷於聲色奢華的生活，沾染的只是一身臭銅穢氣，與清淨無塵大異其趣。有志修行的人，一舉一動要小心防護。而推究內在足以抗拒引誘的，就在「風骨」。

歐陽修有詩云：「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書畫有骨法用筆。行文更以風骨先於鋪辭。人，則以骨氣支撐於天地之間。也就是人當以卓絕的品格為體幹，做人處事，要做到不屈不撓，遇挫折不喪氣，在逆境中依然能堅持原則，盡其在我。

人，德配天地，與天地並稱為三才，較之其他動物，人有自覺反省的能力，因此稱為萬物之靈。也以此自覺的德能，邁向成聖成賢的大道。詩人徐仲雅有詠物詩云：「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冲天。」棕櫚樹鐵骨錚錚，雖經無情風霜的侵襲與歲月的磨礪，依然毫不畏縮地衝天直上。以此比喻有志之士，不畏坎坷，雖遭橫逆，還是不改它生命的本質。啊！讓我們抖掉世俗名利權位的腐見，學學棕樹，給自己的生命注上一劑清流，長養一股「意氣冲天」的風骨吧！

叢林以無事為興盛

立下「百丈清規」的懷海禪師，他在「叢林要則」二十條裡，以「叢林以無事為興盛」作首條，那什麼是無事呢？無事不是沒有作為，更不是粉飾太平；無事是在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原則下，各盡其分，各安其所——它奠基於教化。

稱為修行道場的叢林，必是大眾集結的地方。大眾也者，個人都有個人的習性與宿世的業力，這些若是一起翻攪起來，那就大大的有事了。所以凡是道場，必由領眾的人來作教化。他自身淳朴的風範，像風一般不知不覺地吹拂著，又能用清淨的操守來節制大眾，使大眾油然而生起道德之心，而禮義的諄諄教誨，令受教的人收攝視聽，不長邪知邪見，杜塞了邪僻，不敢妄動妄行，權勢的私欲冰消了，利養的心思斷絕了。日復一日，整個道場和和煦煦——倫常在那裡，就盡分到那裡；修行的要務在那裡，就自然趨向那裡，久而久之，上下相安，無為而無不為。

舉個例子說：宋朝曉舜和尚，天生簡約正直，並不精於籌謀算計、積聚生財的世故，可是他每日的功夫，都有一定的課計，點燈掃地等小事，也親自去做，直承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到老來也不願差遣左右人。他沒有大聲疾呼，也未必建赫赫之功，卻把個江左第一剎的雲居寺，領導得井井有條。

道場人多，必須靠教化來求同合一，鐘磬一鳴，心浮氣躁的平息了，喧嘩忙碌的安靜了，在「敦倫盡分，念佛求往生」的雪公教化下，我們內心的煩惑障礙應該正在一寸一寸地崩解，當身口意取得一致的標準，當戒的無表色常在心頭，當儒佛的知見屹立不搖時，道場自然無事，道場不必香火鼎盛也是興盛啊！

道義無價

我們都知道，馬、牛、羊、雞、犬、豕，這些畜生都可就其大小、生長狀況在買賣場中有一個價碼。例如：賽馬有賽馬的價碼，種馬有種馬的價碼。而奇花異草，樹石盆栽，也在花市中，爭妍鬥豔，待價而沽。另外生活日用品等，也都是有價的商品。不知道您可曾自問過，自己值多少價碼嗎？

有人把一生吃、穿、用、受教育等花費，總算計在一起，估算出一個價碼。而古時小說、戲曲中，有頭插草標賣身的描述。例如：漢朝董永，自幼喪母，與父親相依為命，因為家道貧寒，父死不能安葬。於是，跑到數十里外的於陵插草自賣，換錢財安葬父親。當時有位姓傅的富紳感念此事，送給董永銀兩，讓他回家葬父，且不要任何回報。但董永堅持在傅家做了三年的苦工，後來娶了一位勤勞善織的姑娘，生活非常幸福。董永的故事還被列入了《孝子傳》。孝子在頭上插草標賣身的價碼，十分低廉，只要能葬父，不論價錢。然而孝心，卻是無價的。

俗語說：「黃金有價，道義無價」。在這斤斤計較，處處金錢至上的功利社會，有幾人會在平日處事接物上，想到情誼道義呢？顧及了道義，勢必在現實的利益上，有所損失，道義與財利是相互抵觸的。社會新聞幾乎每天都有罔顧親情、友情或貪贓枉法的情事發生。可見要犧牲垂手可得的財利，實踐看不到的道義，誠非易事。

當然，世俗的價值觀，跟修道者的價值觀截然不同。祖師說：「世味淡，道味始甘。」遠離世間塵俗濁味，清芬雅正的道氣才會散發出來。勇於實踐道義的內驅力，是人類最璀璨的無價珍寶。這也就是插草賣身葬父的行誼，永遠感天動地，流傳久遠的原因。

五百元的測試

某師兄說：「我當年謀職時，經過面試後，公司送給每人一張可以到福利社消費的千元禮券。在公司福利社裡，每件商品都只有六、七百元左右。我選了一件六百元的商品。剩餘的差價，公司說，可以用現金找回。結帳時，原本應找回四百元，而櫃檯竟拿九百元找我。當下就多出了五百元，我趕快退回給對方。但是對方面無表情，讓我大惑不解。何以對方連謝一聲都沒有。」

原來這是謀職測試的一部分。凡是馬上退錢的人，或遲疑了一下才退錢的人，都獲得錄取，只是職等高低有別。而沒將錢退回的人，一律未獲錄用。某師兄說：「當年我被錄用了，而且還得到很好的職缺。」他說從此以後，凡事小心謹慎，時時都覺得有人在檢視你。凡是有失道德、良心的事情，絕對不敢輕舉妄為。

每個人從小讀書，就受相同的道德教育。長大成人後，在「取與之間」，表現則是千差萬別。口誦心惟的聖賢道理，最終都要落實在生活上。某師兄的真實故事，正是活生生的測試。「五百元」，測試你見財貪不貪？古人說：「舉頭三尺有神明」，「五百元」，測試你的神明靈不靈？拿在手上的錢財，可不等於是你的。不是你應得的錢財，你會如何處理？某師兄，退回了不應得的五百元，因之獲得了一分好工作。有人收下了五百元，卻失去了一分好工作。得與失，嘿！小小五百元，確是「天理昭彰」啊！

儒家說「臨財毋苟得」，佛家戒貪，談「不與取是偷盜」，現在人動不動抬出「誠信」，道理理解何嘗不清楚？怎奈「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思惑就在六塵境現前時悄然而起，迷得我們團團轉。當下能明辨、能決斷、還了那五百元，豈不是現前一念的覺心嗎？你說它是「智慧」也可以，你說它是「人品」也可以，你說它是「工夫」也可以。

生命的盡頭

曾經探望過很多生病的蓮友，他們被病苦折磨得體力精力耗損殆盡。正當那時，大多真誠地發願說：「我如果病好了，要終生奉獻佛教。」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可惜的是，病體康復的蓮友卻很有限。縱使能出院，也都體衰力微，真能奉獻身心二力的，可是少之又少啊！

病榻前的願力，混合著淚水與無奈。病友嚮往著身心康健，精進修行，布施行善的日子。回觀走在佛道上的你我，康健的身軀，是病友夢寐以求的。而向道的願力，則強弱有別。他既懇切又強大，我呢？卻悠悠忽忽，可有可無。唉！人真是脆弱的動物啊！難道，非要走到生命的盡頭，才能覺悟，才能發願嗎？

是啊！病友在生命的盡頭，百感交集「如果能重來，我一定要……」

試想，若當下就是自己生命的盡頭，那麼我要如何莊嚴有限的命光呢？在短暫的時間裡，且問：「往生資糧備妥了嗎？」「世間的俗緣了斷了嗎？」

印祖說：「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竊謂徒悲究有何益？須知生死，大事也。信願念佛，大法也。既知死之可悲，當於未死之前，修此大法。則死不但無可悲，且大可幸也。何以故？以淨業成熟，仗佛慈力。直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超凡入聖，了生脫死。」

死有何可悲？可悲的，是信願未堅，淨業半生不熟。加上病苦纏身，而對死亡的到來，百般貪戀，不能放下，既不放下，報盡命終，當隨業力六道渺渺受報去也。

所以，印祖要我們趁康健時，「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以如來萬德洪名，薰自己之業識心。久之久之，自可心與佛合，心與道合矣！」心既與佛合，與道合，那怕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也能滿其所願，提供最殊勝的奉獻與莊嚴！

成熟

曾看過一篇文章，內容說，作者有一次到鄉下遊玩，途經一片柚樹林，柚樹上結滿了柚子，或高或低，看來已近成熟，十分誘人。作者順手摘了一顆，青澀的外皮，碩大的形體，把玩一會後，乾脆一刀剖開，剖開後十分驚訝：「怎會是這樣呢？」柚子中心的果肉，直徑只有一吋左右，其餘都還是厚厚的果皮。這麼大的柚子，離「成熟」，還遠得很呢！

每年秋初，到野外看到柚樹上的柚子時，「成熟否？」的震撼，就會掠過心頭。並反觀自己：「外型，年紀，已漸漸老去，心智是否尚未成熟？」現今有很多的孩子，身形長得人高馬大，行為卻幼稚無知。也有很多成年人，雖已老大不小，心智卻依然停在懵懂階段。

一個人是否成熟？不能以年齡來劃分。只有在遭逢人生挫折時，通過你如何面對？如何處理？才能看出成熟的程度。雪公曾說過：「人一直處在順境中，不會進步。遇到逆境，正是考驗你面對困難的能耐。」又說：「說話碰壁，遭遇拂逆，心不煩惱，行不退轉。凡作好事，必遭魔障，既發大願，不怕困難，困難愈多，功德愈大。歡迎困難！歡迎困難！」溫室中的花朵，一旦離開溫室，很快就會枯萎凋零。唯有風雪中的孤松，在惡劣環境中，才依然屹立長青。

余秋雨先生說：「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優美的文筆，耐人尋味的境界。希望你我的心智都能這般成熟！

野 草 啊

在住家的屋頂上，認養了一片草地。每天在屋頂上澆水拔草，澆水很容易，草則好似永遠拔不完。拔了東邊，西邊又冒出來。你越不理它，它就越囂張。它越長越高，還會開花結果，種子很快地落地竄生。結果你得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鏟除野草。

看著漫地的野草，常有欲哭無淚的無奈。「何以在這場野草大戰中，我一直輸家呢？」野草的生命力比植生的草皮還要強，而且是種類繁多，不斷地在發冒滋長。也曾心想乾脆放把火，燒了比較快，然而如果不小心將大樓燒起來，那禍可闖大了。更何況：「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啊！

感慨中，忽然聯想到，它好比我們心中的妄念一般。「妄念」，隨時隨刻，無不在心中橫生枝節。你不去照了它，導正它，它就轉動紛飛，蓬亂雜生。〈大學〉八目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在心念上作功夫。古人在小小的一念之微上，動靜存察它，在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時，觀照它，防範它。作如此克念的功夫，那就是邁向聖賢的境地。

就處理野草的經驗說：「野草在冒芽時，處理掉最輕鬆。」因為細嫩好拔，根紮得不深好拔。古人也說：「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嬰孩的心思，純真無邪，就似染布一般，染紅染綠，全憑大人揮灑。而新嫁娘才到婆家，一切戰戰兢兢，導以家規，爾後便不至於懶散邈邈。印祖更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迷則佛即眾生，悟則眾生即佛。循是以求，其機在我。」野草啊！我就努力拔吧！

飲不多水

《百喻經》有這麼一則故事：

說有一位外出的旅人，在炎熱的夏季，經長途跋涉，口渴不已。然而，所到之處，就是找不到水喝。經過多日的苦撐，當他翻過了一個山頭時，忽然發現一條清澈的河流，就展現在他眼前。照理說，他應該趕緊跑去喝個痛快才是，但是，他卻號啕大哭起來，哭什麼呢？他哭道：「這麼多的水，我怎麼喝得完啊？」

我們今生有幸，得聞出離六道、了生脫死的妙法。就像口渴了，面對清澈的河水，理應趕快前去飲用才是。千萬不能遲疑道：「那麼多的善法，叫我怎麼做得了啊！」喝了水，馬上可以保命解渴。能夠依法修行，心地自然透出光明。再說，讀書修行，須是按部就班，腳踏實地，我們用功一分，就有一分的實益。「沒有天生的聖賢，也沒有自然的彌陀」。聖賢與彌陀，也是因地起修。就如萬仞高牆，無不起於平地。所以，水，一口口地慢慢喝，它可以滋補全身的器官，免於衰竭。而修一切善，斷一切惡，點滴累積，自可轉凡成聖，淨化昇華「性靈」。

水溝清乾淨了，就不會阻塞生養蚊蟲。性靈淨化了，舉手投足，優雅莊嚴，自有一番氣象。實在不用害怕，善法那麼多，我怎麼做得到？《楞嚴經》上說：「一世界內，所有眾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要知三界岸高，苦海淵深，今既有倚仗超脫的密法，還要在生滅世界中，啾啾亂鳴，生生死死到何時？善法那麼多，怎麼辦？做得到的，趕緊身體力行，付諸實踐。做不到的，心中隨喜，口中讚嘆，也可以獲廣大功德。讓身、口、意都融入佛法的清涼海中，再不用怕水多飲不了。

吃飯當「佛憶」著拿

雪公說：「佛法八萬四千個法門，那個都是方便，沒有一個真實。而淨土宗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說到『方便』，打個比方：我們都離不開吃飯，不吃就餓死。大家在外應酬、教書、工作都為吃飯。出家人也為吃飯，沒人忘了吃飯，不餓也忘不了。因此不問幹什麼？拿著『憶佛』當飯吃。那就是「法食」。一切吃、喝、拉、撒、睡都為法食。人罵，我忍。我為吃飯——我為法食。你們吃世間飯，我拿六字洪名也當飯吃。」

的確，誰也忘不了吃飯，在世間「沒吃飯」就無法延續生命。人在飢餓狀態下，生命的極限最多七天。三天不進食或者七天不喝水，就會面臨死亡的威脅。平常人體的生理時鐘，每天也會自然地發出「該進食了！」「肚子好餓！」的提醒。再看看動物界，幾乎每一種動物，都是為「吃」而活。馬戲團或水族館的馴獸師，他們活靈活現地引導動物，做出高難度的動作。細瞧指揮棒後，都藏有誘餌，完成一個動作，就有東西吃。因此「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事例，俯拾皆是。

吃飯這麼重要，雪公教我們要將它跟修行結合在一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雪公說：「念佛是念茲在茲，發之於心，出之於口，入之於耳，心發、心收，都在心上。不能離開。」「憶佛是明記不忘。嘴裡不說，就是忘不了。」所以雪公指示用功的方便：「平素要以『憶佛』淨念相繼，來接續二六時中，念佛的定功。大家沒一個人，忘了『吃』相繼。不論當何行業，就為了吃。到了開飯時間，誰也忘不了這事。大家練習拿著『憶佛』當飯吃。憶佛，例如，我喝茶，是為你們講課，是為佛。做什麼也為佛。明記不忘，心裡總是有佛這回事。」這樣的用功法，說方便，也是直捷而真實，意地裡全片是佛啊！

人在世間吃飯是為延續生命，憶佛念佛是為長養慧命。如果慧命不增長，生命保養得再好，也是臭皮囊一個，終究脫離不了生死輪迴。雪公教我們以吃飯的宿習，來練習增強慧命的活力。拿著「憶佛」當飯吃，聽來很平常的一句話，確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秘笈。

召喚

有一種召喚，或許是累世宿生就熟悉的聲音，您一聽到，就覺得溫馨又感人。古今中外有很多人，因為在心靈上受到「召喚」的震撼，因而改變人生的走向。我們修行人，就是受到佛陀的召喚，而願意尋著佛陀的腳步，走上佛道。

透過聖哲的言教與身教，讓人體會到生命的意義與深度，這體會就是佛家的覺悟，覺悟後，進而要修證。雪公說：「佛經上有說，初發心菩薩即同正覺，可惜數年後就退轉，所以發心修者多，成就者少。這不是佛法不靈，乃是大家不信，不能堅持到底。只要堅持去做，任何一句佛法，皆能成功，無須三藏。所以萬人修行九千九退轉，咱們不成功，就在無恆上。」

僅僅受到「召喚」的感動，是不夠的。還要持之以恆地付諸實踐。是啊！修行不是像被電影或小說中的情節，感動得痛哭流涕，之後，隨著電影的結束與合上小說，就沒事了。很多感情豐富的年輕人，初聞佛法，感動萬分，拿起香，便跪在佛前發願或懺悔。其心其情，可圈可點，都十分真誠。可是走出了佛堂，隨著塵緣與時間，當年的發願或懺悔，早就化作雲煙。雪公說：「你們將佛菩薩當成什麼？今天高興就拿兩串香蕉，來佛前發願。過後，自己也不記得發了什麼願？你們將佛菩薩誑來誑去，這還學什麼佛啊！要知道，雖是在泥塑木雕的佛像前，都要當作在真佛前一樣，說過的話，要不二語啊！」二語指兩種意思矛盾的話。沒依著原本的願力走，就是欺騙了佛菩薩。

想想我們一路走來，發了多少欺騙了佛菩薩的願。當「初發心」時的法喜轉為塵網中的煩惱時，就徘徊在退轉的門口，接著邁入了二語的死胡同。所以不能堅持到底、有恆心地信受奉行，受再多的召喚，修行也無法有所成就。

君子鳥

雁，自古就為詩人墨客所謳歌，因為牠是非常有品的飛禽。人們看到雁的種種行為，無不深受感動。在中國，寒冷時，牠們由北向南，飛至衡陽而止。酷暑時，則自南向北飛，歸棲在雁門關這地方。年年如此，有守信不失約的美德。還有牠們在天上飛行的雁陣，排列得非常整齊，形成人或一字型隊伍，前鳴後和，有禮的特質。再者，凡有失偶的雁鳥，不論公母，終身都不再與他雁配對，從一而終的美行，被稱為節雁。另外，在夜晚時，群宿在水澤邊，留一失偶的雁奴看守，以防人類及其他動物的攻擊，白天則銜著蘆草，在天上飛行，以備疲勞時，可以讓蘆葦浮在水面上，暫時藉以休息，是很機智聰明的鳥類。明朝，李時珍曾寫道：「如此信、禮、節、智者，不愧君子。」

再說，當有雁隻生病或受傷時，其它兩隻就會由隊伍中飛離，來協助及保護牠，這兩隻雁會一直守候在病雁左右，直到牠康復或死亡為止。然後牠們才自己組成隊伍再開始飛行，或者去趕上原來的雁群。啊！真是既聰明又慈悲的君子鳥，令人欽佩又慚愧！

我們在佛前皈依受戒，就要「信」守與佛的誓約；走在修學的路上，不躐等，循序漸進，就有「禮」的規範；再者，擇定法門，一門深入，不換題目，這也是對修法的堅貞「節」行；既然志求西方，當然要有「智」慧地早備資糧；而「慈悲濟物」更是修行人常存心頭的行止。印祖言：「無論在家出家，必須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閑談不論人非。」相較於雁的信、禮、節、智以及慈悲，我，難道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偽字當道

在去年年底的新聞中，看到日本漢字能力鑒定協會，每年都在年終歲尾之際，向日本全國徵集反映當年社會世態的「年度漢字」，在二零零七年的漢字徵集中代表虛假和欺騙的「偽」字居然遙居榜首。

不知你看了這條負面新聞，心中作何感想？京都名剎清水寺，森清范住持神情凝重，來到鋪好的特大宣紙前面，揮毫寫下一米見方的漢字草書「偽」字。看著這象徵著零七年日本世態的巨大「偽」字，森清范說：「我為這個字被選中而感到非常的羞恥和無比氣憤。為了個人利益而欺騙他人，真正是可悲社會。」

雖然是日本的社會新聞，相較於我們的社會，差異又有多少呢？在浩瀚的宇宙中，有著上萬億顆的星球，就目前科學所知，適合人類生存的天體只有一顆。這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美麗家園——地球，它是宇宙中最美麗的一顆星球。今天住著一群高智慧的人類，他們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上的便捷。然而世態確是「偽字當道」，真是莫大的諷刺啊！貪婪的人心，不知節制而無饜足的需求，在在破壞著世間的和諧。

「偽」者，詐也；人為也。尤其為了個人的私利，刻意地欺騙他人。在商品上、政治上、感情上，凡沾上偽字，便令人有被欺騙與背叛的感覺。眾多的虛假，形成了一股風氣，這裡被騙了，怎麼那裡也被騙了，處處都是爾虞我詐。這樣的世態，是病態的，不能長久的，而且會混淆誤導下一代。

在佛家《百法明門論》中把「貪」列為六個根本煩惱之首。因自惱惱他，自性垢穢，是為惡法。虛偽因貪而產生，我們要大聲急呼，並譴責被「偽」字腐蝕的人心。在新的年度裡，我們拒絕困坐「偽城」。佛家的精神是追求真實的，是慈悲的，「偽」反真道，「偽」陷人於痛苦。雪公在「四為三不」說：「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藉佛法貪名圖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污。」願以之共勉。

天地的傷口

二零零八年初在臺灣，是個酷寒的冬天。一波波的寒流，帶來陰霾與苦雨。人人縮頸抱胸，不敢出門。海中的魚，凍死無數，菜農的菜園，更是傷殘累累，心血付諸流水。在中國大陸，則造成諸多省分，五十年來最大的雪災。春節返鄉人潮，塞爆了車站、機場等地。因之傷亡人數，及經濟損失，難以估計。在去年世界氣象組織的科學家，便曾預測「二零零七年開始，極端氣候事件將十分活躍。」極端氣候，包括異常的洪水、熱浪、風暴與冷鋒。

千百年來，我們都認為大地春、夏、秋、冬的運轉，二十四節氣的更替，那麼地理所當然。《易經》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的運行，四時的更替，萬物的生養變滅，有其恆常持久的道理與規律。周而復始，勁健周全，正要士君子取法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更是很多人每天的祈求。

然而全球暖化的效應，風不調、雨不順的現象，正漫天蓋地來襲。冬季暴風雪，不只在亞洲，在美國中部各州，大雪加上冰風暴，惡劣的天候，造成居民生活大亂。去年從東南歐的熱浪、斯里蘭卡的土石流、蘇丹的洪水、澳洲森林大火到北冰洋與南極大陸的冰層溶解。全球各地，不斷地傳出災情。異常的氣候，是大地的反撲。

天地亂了腳步，是因為人們不斷地戕害自己所居住的環境。濫墾濫伐，就像給大地截肢，土石流是大地的鮮血，人類手握刀鋸，洋洋自稱「人定勝天」，沒想到，卻倒臥在大地的血泊中。這能怨天嗎？因果總是要酬償的。

要期待風調雨順，就要先修補天地的傷口。大地千萬年來的休養生息，就像先人累世的積蓄，我們豈能如敗家子一般，在一夕間揮霍一空？世界公議的《京都議定書》其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機制，我們不但要認識，而且要實踐！當貪婪的心止息下來，對天對地，不再需索無度時，天地自是一片和諧、平衡的生態，才是最清淨的國土。

提持有道

《禪林寶訓》上，有段萬菴和尚告訴弟子的話：

「大凡世人，朝餐膏粱美味，暮來便厭粗食，此常情也。汝等既然痛念生死，莫大之事，而來相求我，於此寂寞山水之間，則不可負汝之來意。宜當以法為食，資汝慧命也。汝等亦當思念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努力真修，方是丈夫志節。豈可朝夕貪饕，希圖口腹為事耶！」

這是一段老和尚給出家弟子們的提醒。回頭想想在家修行之人，每天無不面對著五欲六塵，除了膏粱美味外，還有名牌服飾，豪華居所，舒適房車，加上聲光美色。印祖也說：「人之常情，縱恣則易，攝束則難。」心一旦鬆懈了，就像脫韁縱奔的野馬，確實難以馴服。

世俗一般人，恆是如此。有誰願意受到攝束呢？總是拼命賺錢，盡情享受。修行之人，則不論出家、在家，都要提防陷入五欲六塵的泥淖中。要時時刻刻檢視自己心之所向，心脫離了佛的軌道，就要導正它。心被七情六欲迷住了，就要喚醒它。想想，早上吃了美食佳餚，晚上就嚥不下粗食淡飯，才幾個小時，因著對口味的貪求，整顆心就懸在上頭，起分別，作思量。單是小小口腹之欲，就被耍得團團轉，耍得心神不寧。至於其他眼、耳、鼻、身、意的欲求，那要如何算計啊！

身處世間的修行人，塵緣愈淡，道心就愈強。生死心越切，就越不會被世俗的價值觀所迷惑。在佈滿荊棘與險阻的世道上，祖師叮囑：「宜當以法為食，資汝慧命。」修淨土之人，印祖也指點說：「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以如來萬德洪名，薰自己之業識心。久之久之，自可心與佛合，心與道合矣。」明白白一條路，轉生為熟，努力真修，自然罪障霧消，性天開朗。解脫與否，就看信不信祖師們提持的話語了。

義和停爾鞭

又到了屬於紀念母親的月分。讚頌母德、懷念母親的音樂與歌聲，悠揚動人；贈送給母親的禮物，五花八門；母親節前後的餐廳，家家爆滿。無論海內海外，為人子者，大都儘量在此日，表白對母親的感念之情。而在古代呢？

明朝，方孝孺有首〈愛日堂〉的詩：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日出處）暮虞淵（日沒處）；

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

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

義和義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義和義和停爾鞭」，「義和」是古代駕御太陽、掌管天地四時的神官。義和神啊！義和神啊！請您停下鞭策太陽快走的鞭子吧！因為我的雙親，度過一天，就好比度過千年一般，非常不容易啊！

是啊！凡是有年邁老人，或輾轉病榻的父母親，就可體會「高堂一日如千年」的心聲。人到了年邁體衰，元氣漸漸減損，身體做不了主，走路吃東西都得依賴別人。如果加上痛苦的折磨，魂魄逐日被耗奪，當然，每過一天，為人子的，都會祈求義和放鞭緩行。

在母親節的月分，母親在世的，可以在襟上配帶紅色康乃馨。母親不在的，則配帶白色康乃馨。滿街上，不是母在，便是母亡。而不管是在是亡，母愛猶如一首千古絕唱，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傳誦歌詠著。她代表著燃燒自己，犧牲奉獻，是世間最璀璨無私的德性光輝。也莫怪乎懷恩的人子，要高聲祈求「義和義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人命呼吸間

在《佛說四十二章經》中，有一段佛與弟子間的對話：

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佛意：「人命就在呼吸間」。只要一息不來，就是人天永隔。而臨終一關，非同小可，任何一位淨土修行人，都會念「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觀音甘露灑吾頭，勢至金臺安我足」，多麼莊嚴殊勝的臨終場景！然而要真能「臨終無障礙」，實非易事！臨終前，有人老病纏身，行動不便；有人痛苦折騰，頹喪失志；也有人慘遭天災人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總之，身為苦本，業報現前，舊業新殃，層層疊疊誰不祈求「臨終無障礙」，偏偏來自眷屬，來自醫生，來自疼痛的障礙，像巨石一般，讓人顛倒妄想，容易忘失正念。

古德說：「彌陀慈悲，以佛威神功德，加持庇祐行人。故此行人臨終之時，才能不亂，正念往生也。平日信願持名，主要靠自力。臨終正念往生，主要靠他力。他力無邊，故不必有所疑懼。如真欲往生，正好現在努力，提高正信，切願求生。」

話說「人命在呼吸間」，我們如何在「一息尚存」的現在，死盡偷心，堅固信願？古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紙上談兵，總不如真刀實槍操練一番。我們要念切志堅，隨時在胸臆間佈滿「阿彌陀佛」的陣圖，所謂養於平日，方能用之於臨時。加強臨終的種種準備，命終之時，自力、佛力，自然感應道交。

護 固 慧 命

朋友生了一場大病，鬼門關前走一遭。驚恐之餘，新思考生命的意義，他決定要提早從職場退休，專心經營健康的身體。從規律的生活作息，加上食用清淡的飲食，及每天持續性的運動做起。果然，半年後精神氣色，大別於前。

當身體出現了警訊，一般有警覺的人，會積極面對，並勇於改善調理生活習慣，很多人因此保住性命，並將心得與大眾分享。話說我們修行人，身體出現了警訊，除了改善調理生活習慣外，有無勇於護固自己的慧命？人生在世，最多不過百歲，終究要走向死亡。我們知道，飲食無度，酗酒熬夜，情緒失衡，都是在糟蹋身體，摧毀生命。加上邪言惡語，殺生害命，貪愛瞋恨，這就重重地殘害慧命。

大家千萬別，只知道照顧看得到的肉身皮囊，而忽略了看不到的法身慧命。我們修行人，是藉假修真，藉著這期的生命，備出離的資糧。在世間，如果要遠行，總要準備盤纏、衣服用品、交通住宿等等，安排妥當後，才出發前往。同樣地，出離生死，更是要備齊資糧，它是「大行」與「大歸」，行往何方？歸止何處？豈是平日悠悠忽忽，臨命終倉皇皇，所能安抵彼岸的。

要出離生死輪迴之苦，惟有歸依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淨土。要往生淨土，於持名之外，又須在日用平常，立身行己處，確實依教奉行。否則，雖然改善了身體狀況，縱使在人世間多活了數十寒暑，慧命則了無增長。屆時，該怎麼生死，就怎麼生死。正如《佛遺教經》所說：「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豈不哀哉！

跳脫現實的苦難

在非洲大草原的廣袤世界裡，動物們為填飽肚子，進行著生存的競爭。較量著體力，較量著速度。勝者為王，敗者則淪為腹中食物。這就是現實。而人們，不論富貴貧賤，不分男女種族，也固定地在天地間，輪轉著生、老、病、死的老故事，這也是現實。在現實的苦難當中，太陽每天固定地從東邊升起，也固定地從西邊落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若毫無覺察，這現實彷彿已變成理所當然。

也許，大草原動物世界的爭食，我們都覺得太殘忍了。可是，較之於人世間為短暫的權力地位、金錢美色，進行種種爾虞我詐，強取豪奪，明爭暗鬥，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可笑的是，我們未必冠以殘忍的形容，反而洋洋得意，以聰明智巧自居。只奈轉眼間，得到的，失去了；處心積慮贏得的親密關係，分離了；甚至因此結了許多怨。再加上本身，生、老、病、死的自然運轉，眾苦像熊熊烈火一般，逼惱環伺，於是人們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不管甘不甘心。

儘管有人高喊：「我不要長大！」「我不要老去！」「我不要生病！」「我也不死掉！」唉！喊得再大聲，也是枉然！就像狗群大聲狂吠著飛馳的火車一樣，火車絕不會因此而停下。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就這麼自然地被認定為人類的宿命。

真的是人的宿命嗎？尊貴的悉達多太子，在覺察到世間的纏縛與逼迫後，脫下華服，開始去蒐尋真正解脫的方法。佛陀教導我們，解脫之道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世間眾生一切一切的苦惱，原來都種因於貪、瞋、癡。好吧！「擒賊先擒王」，以戒對治貪欲，以定對治瞋恚，以慧對治愚癡，截斷煩惱的根頭，看清一向理所當然的現實，則宿命不再宿命。不必高喊，也毋須狂吠，只要從自身習氣下手對治去，要跳脫苦難，誰說做不到呢？

南無阿彌陀佛

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履三寶地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電話：(02) 851-1095

傳真：(02) 851-1093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一七九號一樓

網址：www.hsiangkuan.org

E-mail: hsiangkuan@sparqnet.net

編輯者：明倫月刊

地址：臺中市南區合作街一號

電話：(04) 226-0173

傳真：(04) 227-6955

網址：www.minlun.org.tw

淨空法師
影音網址

淨空法師專輯網站

<http://www.amtb.org.tw>

淨空法師專輯簡體網站

<http://www.amtb.cn>

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http://www.chinkung.org>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
佛曆二五五五年

十一月恭印貳千本結緣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免費結緣·敬請愛護珍惜】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佛

本會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募款義賣·敬請明察·愛護珍惜